

鎌倉史

傳

自  
六  
至  
七

5  
710  
3



伊門  
號 710  
卷 3



鎌倉史卷十七

列傳第一

夫人

源右大將母藤原氏

附常盤延壽

右大將母藤原氏尾張人。熱田大官司李範女也。初左馬頭

娶修理大夫藤原範兼女。生子朝長而出。繼娶熱田氏。生二

子。一長將軍。次希義。女適中納言藤原能保。夫人亦早卒。

將軍之流伊豆也。李範子祐範。命家士護送之。後月寄一信。

二十年不衰。及將軍為鎌倉公。祐範子有僧任憲者。管熱田

幣田。為人所訴。無券證以自明。乃往鎌倉。請將軍理之。將軍

北越

小川

弘著

東京

村田

直景校

天野氏藏

鎌倉史

卷十七

列傳第一

執奏甚力。曰：吾誓不偏執，而今爲任憲枉之，其見厚如此。常盤者，逸其姓氏鄉貫，初爲九條院婢，左馬頭納之，生三兒。曰：今若乙若牛若平治之敗，常盤提兒匿於龍門里，平清盛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乃自至。清盛將有所詰問，出見之。常盤時年二十三，仍有姿色，清盛意動，密以書挑之，不肯。清盛曰：從吾則三兒得全，否則死。母泣勸之，遂從之。清盛欲宥三兒，族人皆不可。清盛曰：業已赦兄，賴朝宥長殺幼，無謂也。命爲僧。常盤生一女，而寵衰，與大藏卿藤原長成爲妻。延壽者，美濃人，青塚驛長大炊女也。左馬頭官東州，每往來京師，舍大炊，與延壽狎，生一女。平治之敗，左馬頭投大炊，見

子朝長被重創，將手刃之。延壽諫爭之，不聽，殺之，而奔于內海。延壽竊葬其屍于園中，將軍之東也。亦投大炊，託截鬚刀於延壽而去。及將軍起東，延壽使人送刀，建久六年，將軍朝京師，過青塚，延見延壽，賜與豐厚，以壽終于家。

源右大將夫人北條氏 附藤原氏

右大將夫人北條氏，諱政子，遠江守時政女也。早喪母，繼母牧氏亦生女子，夫人聰慧有色，而年二十一，猶嘆標梅。將軍之流伊豆也。時政及伊東祐親監焉。將軍初寓祐親家，會祐親如京，乘間通其女，舉一兒，祐親自京歸，繼母告之，祐親大怒。沈兒嫁女，圖殺將軍，女兄祐清告之，將軍得脫去，倚時政。

會時政亦如京。欲挑其女。懲於祐親氏。欲通後母女。作書託安達盛長致焉。盛長竊慮少女無貌。如情好不終。祇足階禍。便毀其書。改寫致於長女。先是少女夢躬立峻嶺。袖日月。手執橘枝。黃實離離。既覺語之長女。長女心動。乃給曰。是凶夢也。且吾聞之。吉夢三年不告人。凶夢七日不告人。不然。殃咎立至。少女大懼。欲讓之。長女曰。有轉徙之法。賣則得免。曰。目不可覩。手不可捉。誰肯買之。憂感見于色。長女熟視久之。曰。吾為汝買之。少女曰。妹也不敢自愛。寧嫁殃於令姊哉。長女笑曰。買者無咎。賣者免禍。所以為轉徙之法。乃出唐鏡一面。美衣一襲。購之。是夕。長女夢白鴿啣金函來。發之源郎書也。

且而書果至矣。既而時政自京還。與伊豆日代平兼隆俱。途約嫁長女。及歸。牧氏告之。時政大驚。業既許兼隆。乃陽為不知。而嫁之。長女不得已。黽勉從之。婚夜雨甚。走逃山中。備告將軍。偕匿走湯山。時政素器將軍。竊迎之。推奉加厚。將軍舉兵。命藤原邦通佐伯昌長奉之。避軍於走湯山。俄而石橋軍敗。乃徙于秋戶。將軍入鎌倉。迎立為夫人。生二世三世大姬乙姬。性妬悍。嘗有良橋氏女。將軍在伊豆時。潛寵之。及入鎌倉。避夫人居藤原廣綱家。及夫人有身。意有人受寵取憐者。徧索之都下。牧氏告之。夫人忿恚。使牧宗親毀其居。逐之。廣綱負女而逃。匿大多和氏。將軍聞之。急如大多和氏。召宗親。

謹之曰。汝忠夫人者。寧知有吾耶。粹其髻。截之。宗親走告。時政。時政寬之。不告而歸。伊豆夫人聞之。益恚。逐廣綱于遠江。既而將軍託政游于伊豆。慰起時政。時政復起。入鎌倉。於是夫人志益行。嬖寵有身者。皆避逃。或配將士。後宮不置一妾。云。夫人爲人果毅。臨事能斷。軍政機事。皆與聞焉。二世幼時。嘗畋獲鹿。將軍大喜。使使報之。夫人曰。彼將家子。應斫天下。獲一禽。何足煩專使。將軍愧之。及右大將薨。夫人薙髮爲尼。二世年少。乃命父時政。兄義時。及二世舅比企能員等。參決府政。二世不復見朝。日事媯戲。嘗奪安達景盛妾。而欲殺景盛。發兵圍其邸。羣下無敢諫者。如大江廣元等。猶引鳥

羽帝故事贊之。府下騷然。夫人急投景盛家。使使謂二世曰。先君弃世。季女繼歿。哀感非一。而汝乃弄干戈。招喪亂。亦何心也。景盛素有契分。先君特加優寵。苟有叛逆。阿母當親鞫。若不審其實。遽然行誅。悔之何及。汝不聽我言。我以身當汝矢。二世乃止。夫人慮景盛憂迫爲變。乃徵誓書。使佐佐木盛綱齎送二世。以和解之。因諭之曰。前日之事。輕躁尤甚。我視汝近狀。倦政忘民。遠賢近佞。惟聲色是溺。先君敦睦親屬。波及姻戚。諸源北條。常被眷遇。及汝世。恩禮衰薄。人人悵恨。願少留意。二世不悛。建仁三年。二世病。夫人議傳位世子一幡。而割關西三十八州。授弟千幡。時政輔之。既而夫人入問二

世病。偶聞人私語。附障聽之。二世與其舅能員議圖北條氏也。大驚。求時政。時政已退朝。乃散寫紙上。走婢報之。逢於途。時政遂殺能員。二世又命和田氏殺時政。亦覺。於是夫人命二世削髮幽于伊豆。立千幡為主。是為三世。尚幼。時政奉之。其第以牧氏傳之。牧氏素與夫人不協。阿波局密語夫人曰。人或有笑諱中挾忮心者焉。牧夫人幾不可託。保姆之任也。夫人以為然。乃迎三世置府中。以弟時房掌府中事。明年。時政殺二世於修禪寺。候其浴。飛組約首以殺之。報以他病。夫人不之知也。三年。時政復迎三世於其第。圖毒之事。泄。夫人遣三浦小山諸將迎三世。徙義時第。時政遽削髮。與牧氏幽

居於北條。夫人乃命義時執府政。三世無子。命養二世子善哉為子。義時勸夫人廢之為僧。改名公曉。既而公曉弑三世。夫人怒殺公曉。於是幕府嗣絕矣。先是夫人詣熊野。過京師。上皇召見。辭曰。東鄙老尼。不閑禮節。乃令前相國賴實妻勞之。夫人與之語曰。源某即無子。敢請一皇子為鎌倉主。至是請之不聽。乃迎攝政氏子立為嗣。而夫人入幕府。垂簾聽政。會上皇討鎌倉。大江廣元勸義時逆擊之。時鎌倉新易主。夫人恐群下之不戴。戰陣之不勤。乃大會諸將于簾下。懷幼主臨誓。使安達景盛傳宣曰。明聽吾辭。今大事復起。天下岌岌。先將軍被堅執銳。闢草萊以創大業。酬功舉能。富貴惟共。汝

諸將百官。恩高於大山。深於溟渤。孰不欲報之德。今讒諛之徒。誑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嗚呼。汝諸將百官。苟不忘先將軍之德。協心戮力。務除讒人。以全舊圖。即欲應詔者。即今決之。吾將出軍也。衆僉感激。揮淚請效力。乃發軍於三道。犯京師。先是。夫人夢巨鏡浮于比浦。中有聲曰。吾太神宮也。天下將大亂。宜急徵兵。泰時瑩吾於太平者矣。泰時義時子也。寤而異之。遣使伊勢奉祀太神宮。至是以泰時統軍。軍果大利。既而義時卒。乃命泰時執權。泰時後母藤原氏。與其弟光宗。圖殺泰時。立其子政村執權。密與三浦義村通謀。驟相往來。府下物議騷然。夫人夜從一婢。造義村。義村惶恐出迎。

夫人曰。近日物議騷然。聞政村光宗日聚首於卿家。所謀何事。得非圖執權。義村辭不知。夫人作色曰。何得曰不知也。卿挾政村以圖叛乎。抑計和平也。義村懾服。旦日義村詣泰時。謝曰。僕蒙故大夫眷遇。公與四郎。於僕何擇焉。所願安平已。日者光宗欲云云。僕盡心諷止。今既服從。泰時曰。吾與政村本無釁隙。安用是言也。由是事得寢。夫人嘗過京師。詔叙從三位。尋進從二位。聽政之日。嘗請菅原為長。以國字譯貞觀政要。以為法則。自承久元年攝政七年。嘉祿元年七月薨。年六十九。世稱尼將軍云。

野史氏曰。源平仇也。北條平氏。而右大將能結仇為親。以興

廢絕之業者。實因夫人。夫人夭夭一嬌女。昏夜遁家。以遂其情。遂補佐四世將軍。爵至二位。蓋亦古之哲婦歟。然使右大將不好色。夫人雖智。豈能有所為哉。何鑽穴隙之為得謀也。不正之於厥初。故終之以絕嗣。嗚呼。漢呂唐武。世之所寒心。內助之姦。空使英雄吞恨。雖然。當夫金函贈情。寶鏡買夢之日。其所期豈及此哉。故周詩云。無券無勇。職為亂階。閨門之間。興亡之機。存焉。可不謹乎哉。

藤原氏號大進局。常陸介時長女也。給事府中。為右大將所嬖。有身出就大江氏邸。生子貞曉。夫人北條氏聞之。甚甚將軍懼。乃遣居京師。賜食於伊勢。藤原氏兄弟四人。曰為宗。為

重。資綱。為家。陸奧之役。從軍別攻石那坂。兄弟先登。肉薄擊之。斫佐藤莊司以下十八人。由是著名。

源二世將軍夫人

源氏比企氏

源二世將軍夫人源氏諱菊木曾義仲妹也。義仲伏誅。夫人北條氏憐之。賜邑美濃。居之。文治元年。入京師。北人有倚之。以占食邑者。及吏覆按之。皆無正據。因號狂女。下教就狂女。占食者禱之。然猶憐其孤獨。竊取居宮中。遂為二世所嬖。生一女。比企氏相摸人左衛門尉能員女也。號若挾局。生世子一幡。又有賀茂氏加藤氏並生一子。又有一品房昌寬女。以姿色進。生一子。及二世被幽。并諸姬人。徙于伊豆。



源三世將軍夫人藤原氏

三世將軍夫人藤原氏。大納言信清女也。元久元年十二月。至自京師。立為夫人。無子。承久元年。三世遇害。夫人即日薙髮為尼。承久之役。請公卿首謀者當斬。夫人兄大納言忠信與焉。特宥死。流越後。夫人文永中薨。年八十二。

藤原將軍夫人源氏

藤原前主夫人源氏。二世將軍女也。寬喜二年。婚時將軍年十三。夫人年廿八。稱竹御所。文曆元年。產難。薨。年三十二。藤原後主以下夫人。史逸其行事。不可考。

鎌倉史卷十七

鎌倉史卷十八

列傳第二

宗室子女

右大將兄弟九人。庶長曰義平。次曰朝長。次將軍。次義門。次希義。次範賴。次僧全成。次僧義圓。次義經。二女。一名闕。嫁中納言藤原能保。次曰夜叉。義平。朝長。義門。皆先歿。範賴。義經。別有傳。

希義

希義。初居駿河香貫。平治之敗。被虜。流土佐。幼未有名。平氏名之也。長居氣良城。稱氣良冠者。及關東義旅起。平氏命州

人蓮池家綱。平田俊遠殺之。希義欲倚夜須行家。行至年越山。為追騎獲死。

全成

全成。小字今若。為僧居醍醐。性慄悍。人呼曰惡禪師。及關東義旅起。晝夜馳赴之。會石橋軍敗。夜入菅根山。索將軍。與佐佐木定綱等相得。俱投澁谷重國。將軍徇二總。全成追謁於下總。將軍入鎌倉。命北條時政。納女為妻。賜武藏長尾寺居之。後徙居遠江阿野。叙法橋。建仁中。有人告其謀叛。命武田氏收之。放于常陸。尋命八田知家殺之。子僧賴全亦見殺。次子時元稱阿野冠者。為北條氏出亡。命自晦。及源氏嗣絕。時

元鳩兵於駿河。宣言奉密旨。管領關東。太夫人北條氏遣兵擊殺之。

義圓 附夜叉

義圓。小字乙若。祝髮為圓慧法親王坊官。初名圓成。稱卿公。義旗建。義圓歸之。養和元年。將兵一千騎。援叔父行家。拒平重衡軍墨俣川。約詰旦同渡。義圓爭先。夜挺身渡河。為平氏邏騎所圍。戰死。年二十七。子義成。官至下總守。義成母尾張愛智郡司女也。後傳食外家邑。稱愛智氏。夜叉。母延壽。美濃人。夜叉養於其家。有至性。初將軍之東也。至美濃。為平宗清所虜。還過延壽門。宗清聞延壽埋朝長屍。

于園中。就發之。斬其首以去。夜又聞之。泣曰。我與他日受辱。寧今從阿兄死。將走出。衆止之。後赴水死。時年十二。右大將三子二女。夫人北條氏生二世三世大姬乙姬。宮人藤原氏生貞曉。

貞曉

貞曉母為北條夫人所妬。出居大江景遠邸。以文治二年二月生貞曉。將軍命大江景國護視之。夫人聞之。不勝忿恚。將捕囚景國殺之。景國懷貞曉而逃。將軍懼其終見害。命與其母居京師。賜食邑于伊勢和泉備中。擇傅再三。皆懼夫人氏固辭不受。終命景國從之。入仁和寺為僧。隆曉弟子。後入高

野為僧。叙法印。寬喜三年二月歿。

大姬

大姬生於北條。性貞靜。壽永二年。將軍與源義仲和。義仲納子義高為質。乃以大姬配之。閨門頗雍睦。及義仲伏誅。將軍欲誅義高。大姬微聞之。以告義高。與之謀着女衣。曉從宮女出郭。留其侍從士海野幸氏。博於帳下。如平日游戲。日中事覺。將軍命掘親家。遣兵追斬之。大姬悲慟不食。繇是病作。夫人歸罪於追者。斬之。大姬益不樂。夫人矜之。命時出遊。歌舞戲玩。日陳於前。冀其樂以移意。義經西奔。其妾靜被執。入鎌倉。亦命侍大姬。靜本京師之娼。以歌舞名。夫人北條氏欲觀

其舞。靜固辭曰。妾今惟懷別愁。不堪歌舞。將軍聞之。携夫人及大姬等。詣鶴岡八幡祠。令工藤祐經。搥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強促之。靜不得已。起舞。歌曰。豫辭怒。椰摩彌。彌迺志。羅由耆。輔寐和。祁底異。離珥志。毗鄧能。阿等層。許臂之。紀。又歌曰。志豆椰。志豆能。烏多末。幾區理。加倍之。牟加志。塢伊麼珥。那殊與之母。餓娜聲容雙絕。舉坐稱善。將軍憮然曰。義經叛人也。靜歌於八幡祠廷。宜祝關東。而詠叛者何乎。夫人北條氏謝曰。昔妾違父命。以歸幕下。風雨逃家。深夜入山。石橋之役。亦獨在山中。不知君子之存亡。以妾當時之心。料靜今日之懷。苟忘豫州他年之恩。而不懸戀之。豈婦人之道哉。

情動于中。詞形于外。亦何深咎。願枉賞之。將軍乃纏頭之。有將士就靜旅。寓飲者。醉引靜袂。靜泣曰。使豫州公在。君輩欲識吾面。不可得。何敢無禮。其人大恥。靜有遺腹。及生命殺之。大姬與靜言。則喜。既而相泣。靜被放還。大姬厚贈之。悵悵如不忍別者。藤原高能有姿儀。夫人諷配之。大姬謂人曰。若逼則惟有深淵耳。夫人懼而止。蓋建久末年卒。

乙姬

乙姬。諱三幡。幼命爲女御。未及入內。卒。年十四。曰。今。二世將軍五子一女。世子一幡。比企氏出也。次善哉。賀茂氏出也。次千壽。加藤氏出也。次僧昌寬女所生。未名。北條義時

取諸綵緹殺之。一女源氏出也。配藤原前主。見于夫人傳。

一幡

一幡。甫六歲。建仁三年。詣鶴岡八幡祠。神憑巫曰。今年鎌倉將有事。世子不得承統。岸上之樹。根本已枯。人不之知。猶攀其枝。聞者危懼。既而軍果起。比企宗員擁一幡據小御所。北條時政遣兵攻之。宗員火第自殺。一幡燔死。僧源性收其骨。埋諸高野。

善哉

善哉。二世被廢時。甫三歲。夫人北條氏頗憫恤之。以三世無子。命養為子。既復廢為僧。入園城寺受業。更名公曉。後為鶴

岡八幡祠別當。公曉居常憤父廢黜。遇弒。欲殺三世及北條義時。慰寃魂。既為別當。猶不落髮。稱有宿願。刻一千日祈神壇。夜則被婦人服。覘幕府。往來捷疾如飛。莫能蹤跡之。逢者傳為鬼物。承久元年。三世拜賀八幡祠。豫命儀衛。義時為齋。劔。舊例衛士皆至門而止。獨齋劔從之。公曉聞之大悅。及期。伏階下。覘之。奮刀犯三世。並斫齋劔者。先是。義時至門稱病。授劔源仲章而去。公曉不知也。時昏暮。衛士阻隔。無知賊所在。公曉至上宮前。大呼報父讎。衆始知其所為。追之不及。公曉提二首直詣北谷備中阿闍梨家。悅甚。羞食之間。猶手不釋首。初公曉之生。三浦義村妻為乳母。已為僧。義村子駒若

爲弟子。於是公曉欲倚三浦氏爲鎌倉主。遣人謂義村曰：幕府曠位，吾當其次。卿宜速爲計畫。義村且驚且泣，陽諾約以兵迎。乃告義時。義時宣夫人命殺之。遣長尾定景與壯士五人迎之。公曉遲三浦氏兵，久不至，乃獨至鶴岡後嶺。定景迎格刺之。送首義時。時年十九。

千壽

千壽幼養於人。有信濃人泉親衡者，亦源氏族也。有勇力，與朝比奈義秀齊名。建保元年，親衡圖奉千壽伐北條氏。使僧安念說鎌倉諸將，諸將應者百餘名。安念抵千葉氏爲所捕。北條義時遣兵圍親衡宅，親衡殺吏卒而逃，收餘黨流之。千

壽奔于京師爲僧，更名榮實。明年復爲和田氏遺臣所擁，發覺爲大江氏兵所圍自殺。時年十四。

野史氏曰：吾讀宗室傳，至夜叉大姬，託深淵，守貞操，何其志之哀也。古人曰：衰門之女，興門之男，信矣。夜叉可謂衰門之女矣。而大姬則爲衰門之婦，獨至諸公子，不見興門之男，何也？或曰：公曉之讎，義時是也。其並讎三世何也？曰：蓋義時暗教之，自分其咎耳。野史氏曰：公曉之讎二人者，特假復讎之名，而實求其大所欲。此其事之所以不成也。苟使公曉安人子之分，去大欲之心，誓身於不共戴之天，而復讎於賊主之臣，其事必成。人子之能事畢矣。因其成而死，命也。因其成而

當其次亦命也。假令公曉知道。雖身死猶能懸名日月。流芳千歲。其為興門之男也不疑。惜矣哉。

鎌倉史卷十八

鎌倉史卷十九

列傳第三

源賴政

子賴兼廣綱有綱

源賴政攝津河邊人。父仲政官至兵庫頭。賴政為人穎敏。有識量。趣解。雄遠多策略。白河法皇擢為判官代。久壽中。歷官至兵庫頭。保元之役。後白河天皇以鳥羽帝遺勅。召將帥十人。賴政與焉。與源左馬頭平清盛衛高松殿。二條天皇即位。以事功許院昇殿。平治之亂。左馬頭勸藤原信賴。招賴政。賴政許之。既又慮其無成。及軍起。獨屯兵于六條磧。未有所屬。源義平引兵突之。乃歸六波羅。左馬頭敗走。死于尾張。自是。

平氏專權。源氏死流殆盡。賴政僅得自全焉。嘉應承安之間。任右京大夫。叙正四位下。治承元年。叡山僧徒擁神輿犯闕。詔武臣護宮城。當時山徒橫肆尤甚。而天子待之益謹。雖奉詔拒之。動輒得罪。於是賴政守達智門。僧兵來攻。賴政下馬。免胄伏地。使渡邊唱謂之曰。賴政崇敬山神久矣。今不幸奉勅守此。弗忍關弓犯神輿。且昔者源平比肩衛朝廷。保元以降。平隆源替。賴政老憊。承餘緒。弱卒敝甲。不足以邀大眾。左大將平重盛以大兵守陽明門。以衆徒驍健。避彼攻此。不可謂勇。願公等思之。卽不見許。賴政與卒駢死。輿前而已。僧兵乃向陽明門敗還。世稱賴政以智辯免。二年。平清盛表授從

三位。三年。告老削髮。改名真蓮。稱三位入道。子仲綱正五位下。伊豆守。仲綱有名馬。號星騮。清盛子右大將宗盛請假之。仲綱惜之。佯應曰。偶傷蹄。使歸養田里。宗盛客有知之。告宗盛者。宗盛怒。請假日數四。賴政諭仲綱遣之。宗盛果不還。烙記馬題曰仲綱。大會賓客。出馬觀之。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綱聞之。忿曰。男兒一生。不受人辱。願俾宗盛而死。賴政曰。第忍之。賴政傷宗族之衰。欲以時圖恢復。故強止之。旣而清盛幽法皇。褫廷臣三十餘人官。賴政奮曰。大丈夫起身報國。在斯時也。乃欲舉兵。以仁王者。法皇子也。居三條高倉。以母賤。年三十未冊親王。賴政欲勸王爲義主。恐仁弱不聽大事也。



少納言藤原惟長有名相人。賴政賂之相王。惟長見王再拜曰。至貴之相也。幸請自愛。於是王意自負。四年四月。賴政夜拉仲綱等。詣高倉宮。從容說曰。大王者於上皇為兄。於今上為伯父。寔當登青園踐紫極。而今英齡及壯。未得為親王。臣竊為大王羞之。若夫慎謹自守。得時而不振。碌碌屈人下。迄死無所得也。王亦見平清盛所為乎。積威弄權。廢立生殺。一從其意。當今之時。大王亦恐不能保終。臣伏觀天下治亂興廢之機。亦明矣。日中則移。月盈則虧。物盛則衰。天之數也。故量時立制。文之道也。乘間討敵。兵之機也。兵法有五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爭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

利人土地貨寶。謂之貪兵。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謂之驕兵。此皆背義違禮。其敗必矣。若夫誅暴救亂。謂之義兵。協道循德。百戰百勝。上應天意。下得地利。舉義兵誅逆臣。禹在今日矣。且昔者源平比肩奉朝。自平氏之專權也。諸國源氏列於編戶。皆見奴僕使。咀痛茹哀。嬰憤忍酷。日夜望恢復。大王誠能仗義鳴罪。此輩皆可傳檄而致也。王何不速舉大事。上拔法皇於幽阨。下拯萬姓於水火。乃孝貫天地。仁溢四海。神祇降福。竒瑞疊至。時哉時哉。天授人與。真不可失也。臣年餘七十。雖老不能有為。而宗屬頗廣。願奉明旨。致孤忠。大王熟思之。因屈指數其族。得四十餘人。王聞之。始蹙然如懼。中噉然

如疑終慨然聽之。會源行家自熊野來。賴政薦之王。舉為藏人。密齎王令旨。以諭諸源。令仲綱作檄曰。伊豆流人源賴朝最貴。而窮困最甚。必速應我。乃別賜一通。既而行家結新宮僧徒。事泄。清盛欲收王流之。遣兵圍王宮。而不知賴政為主謀也。賴政從子兼綱為賴政所子養。為檢非違使。在遣中。急告之。賴政。賴政即馳使王宮。告曰。王急逃之園城寺。臣將追赴焉。適夕。王女裝走園城寺。且日賴政焚其第。率仲綱兼綱等五十餘騎。追赴王所。其臣渡邊競家平氏第後。眾欲告而與俱。賴政曰。毋以為也。彼不呼而來者。已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闕競。在焉。乃召見問之曰。聞三位奔。汝何以不從。競佯

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宗盛誘以厚祿。競從之。宗盛喜甚曰。三位欲舉大事。而先折其一臂。貽我。豈能成事哉。競請曰。新圖報效。特患無馬。願賜一匹。宗盛與以所愛駿馬。號南鐔。競歸舍。結束騎焉。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豈改節仕仇者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見仲綱曰。為公報星騶。仲綱大喜。乃截南鐔鬣尾。烙其題曰。宗盛。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厩。與他馬相踉蹌。一第驚騷。宗盛慚恚。無如之何。賴政招叡山及南都僧接王。因建策曰。以寡擊眾。無如夜戰。寺中羸弱。一二千。照炬陣于如意峰。為疑兵。輕卒二三百。自法住寺入祇園。放火

誘敵且戰且卻。拒巖阪櫻本間。遣精騎四五百。遶襲六波羅。必得志矣。於是大會僧兵於金堂前。一如坊真海者。陰附平氏。意欲沮之。強辯痛駁。以移刻。至山腹則鷄鳴報曉矣。前計不成。引軍而退。僉怒曰。折謀者真海也。遂襲一如坊。真海奔于六波羅。平氏亦以詔諭叡山。因遺近江米一萬石。美濃絹三千匹。啗僧徒。於是山徒反欲攻園城寺。賴政奉王乘夜趨南都。王不習騎。墜者六。因憇于平等院。撤宇治橋板。以拒追騎。清盛使子左衛門督知盛藏人頭重衡督兵二萬騎追之。會曉霧。追兵墜橋死者二百餘人。僧兵力拒。敵不能渡。乃督騎兵亂河。我軍不利。賴政中流矢。兼綱亦戰歿。賴政乃與王

訣曰。事既如此。大王宜速赴南都。籍僧徒力以濟事。臣留拒敵。王嗚咽而去。賴政回轡連射。敵不敢迫。乃入院釋鎧而坐。顧左右曰。身仕六朝。齡垂八旬。官爵已踰祖先。武略無恥。倫輩今為天下首唱義。雖隕命於一時。垂名於萬世。可以死也。作歌曰。宇莽例紀能。波那佐區據。鄧暮那介離志。餌未迺那婁播氏層。阿波禮奈利計利。乃伏又死。年七十七。仲綱及競等皆死。王亦途為追兵獲。殂。賴政該通諸藝。尤精射術。又善和歌。竒占對。鳥羽天皇時奉勅射怪禽寢殿上。獲之。帝嘉賞之。聞賴政嘗見宮人菖蒲慕之。乃取宮女艷容相似者二人。與菖蒲駢坐。令賴政認取之。賴政作歌謂意。帝欣然。拽菖蒲

賜之。賴政久在禁衛，而不得昇殿。嘗作歌寓懷，示之宮人。帝覽憐之，許昇殿。女讚岐亦善和歌，所作瀛石歌，世傳稱絕唱。云：初王所遣使者，源行家結關東諸源，皆應之。賴政死後，五月，將軍起兵於伊豆，由有王特旨也。霸府立，賴政子賴兼、廣綱、仲綱子有綱等皆歸之。

賴兼官藏人，平氏西奔，擢大內守護。文治元年，有賊盜晝御坐，劔賴兼家士，久實獲之。天子褒之，進從五位上。久實拜兵衛尉，幕府賜久實劔賞之。又以北道宿衛士隸賴兼。卒，子賴茂襲大內守護，拜近江守。為幕府家司，建保之亂，率兵拒名越，尋入京師。會清水寺與清閑寺爭地相攻，南都援清水寺。

叡山援清閑寺，而據長樂寺。天子遣廳官兩諭之，罷軍。山徒不奉詔，凌辱官吏。天子震怒，命宿衛將士圍長樂寺。事起倉卒，諸將多不具甲，獨賴茂備辦之。先伏兵于嶺東走路，又謀賊必據嶮，置疑兵於其上。及戰，僧徒果走，陷伏，斬獲頗多。天子嘉賞之，授右馬權頭。承久元年，三世遭害，京師多虞。賴茂以大內守護如京師，陰懷異圖，欲為鎌倉主。上皇怒，召之居昭陽舍，不敢出，遣兵圍之。賴茂入仁壽殿，放火自殺。

廣綱為兄仲綱所子養，霸府立，首錄父兄功，授駿河守。與源範賴同時拜，時人榮之。廣綱韻雅有父風，然自以源氏嫡流，而首唱義事，雖不成，頗以門地自負。將軍不悅，既拜國司，而

不與國務。右大將之拜賀。撰功臣克儀衛。廣綱不與焉。由是憾憤為僧。隱上醍醐。將軍亦不深索。後遣一僧。自言其所在。將軍與書徵之。終不出。子孫居丹波。稱太田氏。

有綱稱伊豆冠者。拜右衛門尉。壽永元年。土佐人蓮池家綱。平田俊遠。殺將軍弟希義。將軍命有綱伐家綱。俊遠報之。有綱為源義經女婿。義經畔鎌倉。從奔于西海。遇颶。與義經相失。還匿于宇多。為北條時定所圍。自殺。有綱臣有右兵衛尉平康盛者。建久中。入鎌倉。時定欲報主讎。不克。死之。

野史氏曰。源賴政可謂大略之士哉。厥初創難。實發于仲綱私憤。然唱之以義。能至使天下之人。雲合霧集。燁至風發。皆以討逆為名。蓋有見於天下之大機也。源平興廢。以此為首。故予取而表之。

鎌倉史卷十九

鎌倉史 卷之六

此處為大藏所藏之書，其內容與前卷無異。此處為大藏所藏之書，其內容與前卷無異。

鎌倉史卷二十

列傳第四

源義仲

源義仲，小字駒王，右大將從弟也。父義賢為春宮帶刀長。嘗襲從子義平於鎌倉。義平逆戰于大藏，殺之。義仲時甫二歲。義平命畠山重能殺之。重能匿之。託齋藤實盛。實盛更託中原兼遠于木曾。兼遠築館於抱原居之。稱木曾冠者。幼與群兒嬉戲，便為騎射狀。稍長壯偉，多力善射。常憤宗族殘滅，慨然有興復之志。密以其意語兼遠。兼遠欣然拜之，曰：「此臣日夜苦辛，所以奉養君者而已。」於是潛奉入京師。襲高祖八幡。

鎌倉史 卷之六 十一 立志 卷之六

公故事。加冠於石清水。相共覬平氏。已歸。結土豪。治甲仗。以觀時變。及源行家傳。以仁王令旨。義仲大喜。應之。有南都僧覺明者。初爲博士。年老頗好奇計。每往來武藏。輒過兼遠。義仲見之。共談兵法。大悅之。遂留與謀。至是。集兵立得千餘人。平氏聞之。召兼遠。兼遠教義仲出依根井。幸親招甲斐下野諸源。而躬入京師。平宗盛詰之。兼遠請還。斬義仲以報。宗盛疑而不遣。兼遠曰。臣老矣。生死無能爲也。然使臣與冠者俱反。何來入虎口哉。因上誓書。得解歸。歸則益收部伍。旣而病死。有二息。曰兼光。稱樋口次郎。曰兼平。稱今井四郎。皆壯勇有智略。義仲聞石橋軍起。欲赴援。會州人笠原賴直爲平氏

來攻。義仲遣村山義直僧範覺。逆之市原。義直軍不利。義仲親將擊之。賴直不戰而潰走。義仲據木曾峽。信濃諸城皆應之。遂東定上野。越後人城資長將兵萬餘來攻。義仲設三伏。擊敗之。得首九千級。平宗盛表資長拜越後守。養和元年二月。資長復將兵入信濃。途病死。六月。資長弟長茂以四萬騎來攻。軍至橫田河原。義仲有兵三千。從源光基策。分爲七隊。張赤旗迎之。敵以爲平氏黨也。及漸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敵軍驚潰。長茂被創走。義仲追至越後國府。長茂奔于會津。州兵皆降。九月。平通盛平經正等北伐入越前。義仲引兵逆戰于水津。破之。通盛退據敦賀城。平行盛平忠度引兵與

通盛合冬。通盛行盛還京師。經正留守若狹。義仲定越前。越前中加賀。初以仁王之被害也。王子奔于北陸。未有所託。覺明謂義仲曰。君起兵北道之士。莫不響應焉者。非以高倉宮與三位入道之故乎。今王子困窮在此。君不迎而奉之。必入鎌倉。先得者有福也。義仲曰。善矣。乃迎王子。所謂北陸宮也。又求賴政孫於天台山中。置之軍中。於是北道豪傑益就義仲。叔父義廣行家等亦叛鎌倉歸義仲。義仲納之。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義仲曰。為妾耳。何謂妻也。信光怒。搆於鎌倉曰。義仲數捷於北國。平宗盛嘗養其兄女。欲以妻義仲。與之連和共東。將軍怒。壽永二年三月。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

仲聚將士議。兼光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交兵是踐世嘲也。且我起兵者欲西也。不忍同宗為仇。乃引兵避之。越後將軍亦引兵還。使使言。義仲曰。義廣行家圖我子。乃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苟無他心。速逐義廣行家。否則得養貴息為子。二者不聽。將率八州之卒。與子相見於越之野。義仲曰。二叔窮窘投我。不忍殺之。小室忠兼勸納任子。兼平曰。大藏之事。不記之乎。君今與為和。鎌倉公豈終釋然哉。不若蚤絕之。義仲從忠兼言。遣子義高為質。將軍以其長女配義高。於是東北和成。四月。平維盛。平通盛。平忠度等大舉入越前。義仲遣仁科幸弘等拒之于燧城。引日野



河為濠。西兵不能進。城兵有僧齊明者。通款平氏。決水啓之。城輒陷。五月。西兵進入加賀。拔林富櫓二城。義仲在越後國。遣兼平先奪寒原之嶮。自將五萬騎繼之。先是齊明說平氏扼寒原。維盛遣騎將平盛俊赴之。至般若野。兼平已踰寒原。進與盛俊戰。破之。時維盛兵七萬軍礪並山。忠度兵三萬軍志雄山。義仲閱兵于不動寺。遣行家向志雄山。而自向礪並山。山南有大磴。深數千仞。曰栗殼。義仲與諸將謀曰。彼衆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張兵東麓。敵必下巔而陣。我分兵遠出山西。擠敵于南磴。可一舉而殲也。諸將皆曰善。於是分兵為七隊。乃以兵三千鼓螺千許。屬兼光。

度中山出于山西。兼平行親等五隊兵各二千。從南北黑坂而進。義仲自將三萬人。進至東麓。益旗幟蔽林。平氏望之。果下巔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敵背。義仲聚耕牛四五百許。縛炬於角。日暮驅而縱之。軍士從其後。兼光等麾兵而上。鼓螺聲震天地。夾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南磴。死者幾二萬人。磴為填塞。斬平知度。平為盛等。維盛僅以身脫。收散兵保佐良岳。六月。義仲進陣于小楯林。相持未戰。西兵獲我葛者。問曰。北軍何謀。葛者給曰。謀夜襲。西兵宵遁。爭渡安宅津。溺者千餘。既渡。截橋而陣。義仲至渡頭。濁流方漲。放馬試之。水及馬腹。全軍從之。終大破之。追走至越前。獲

齊明及大場景尚。齋藤實盛等。是役也。實盛錦袍涅髮。出戰。手塚光盛問其名。不應。曰。第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光盛以首示義仲。義仲問其狀。知其為實盛。命洗其首。髮皎然。乃泣曰。吾幼倚此老。得以育。使其來歸。吾將有報之。而重恩致死。可不謂義乎。收屍厚葬之。更進大戰。又破之。斬平盛綱。藤原景高等。西軍走歸京師。覺明善延曆寺僧幸明。義仲遣之說山徒。山徒應之。於是進至近江。七月。濟湖軍于叡山。加賀人太田兼定敗平知盛軍於粟津。平宗盛大懼。擁乘輿。舉族西奔。法皇避平氏。潛幸叡山。義仲與行家帥北兵六萬。分路入京師。迎法皇聽命。法皇論功。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兼

越後守。削平族三百餘人。爵祿賜沒官地一百四十所。遷伊豫守。許院昇殿。群下稱曰。旭將軍。表其奇功神速也。八月。法皇以乘輿西奔京師。無主。議立天子。時高倉帝猶有二皇子。叔曰守貞。季曰尊成。法皇欲擇而立之。宣問義仲。義仲曰。天位至重。非微臣所得言。然辱受咨問。敢不竭其愚。故高倉宮憤平氏專橫。欲拔陛下於幽阨。時命未會。殞身鋒鏑。世共悲之。臣得樹微功於今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主。而不及其胤。臣恐天下解體。於是卜北陸宮凶。乃卜二皇子。守貞吉。法皇納寵姬言。欲立尊成。再卜而立之。義仲愠曰。以義則宜立北陸宮。以下則宜立叔。君違以私所愛。天下誰不為北陸宮痛恨。

哉。自是與法皇不協。義仲幼長僻陬。未習衣冠。舉止多爲都人士所嗤笑。法皇亦頗厭義仲。欲召鎌倉公。義仲爭不可。法皇又寵行家。命西討。義仲又不可。乃更命義仲。義仲至播磨。遣足利義清。率兵七千。攻水島。義清軍敗死之。義仲欲取備中。使倉光成澄。辨葛成澄爲妹尾兼康所誘殺。義仲遣兼平擊兼康。俄而聞東兵且入京。乃引還。有詔止之。不聽。是時將軍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賦。西上。義仲謂上意難測。與行家議奉法皇於軍。行家不從。而密奏之法皇。法皇使僧靜憲詰義仲。義仲方憤懣。對曰。孰造此言者。臣徒慨官家之貳於鎌倉也。故欲與決雌雄耳。願得一行宣旨。以討鎌倉。遂詣法

皇宮。上誓書。且請得讒者。法皇慰解之。行家聞之。出奔。法皇遣人諭範賴等。無西。範賴等留伊勢。又趣義仲出軍。曰。汝不西。人或謂汝謀不良也。義仲知法皇欲遣己西討。乘間引東兵。乃對以備東兵。時北兵四出。鹵掠京都。患之。十一月。法皇遣其幸臣平知康。詰之。知康善擊鼓。稱鼓判官。義仲戲曰。鼓判官欲爲人所擊乎。知康忿然去。而構之於法皇。法皇震怒。驟徵諸寺僧徒於法住寺。得二萬人。以知康帥之。義仲會將士。謂曰。天下同心。苦平氏逆久。我一舉掃之。是我有功無罪。何遽至此。我以五萬士馬衛京師。而無所仰給。不剥富豪。何以生存。然未嘗有犯皇人也。彼鼓讒我。以至此。我將擊鼓破

之兼光兼平諫曰。知康雖可憎。而天子不可敵。不如詣闕降。義仲大言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知有所謂降者。即降。吾反為鼓所擊殺耳。因令將士曰。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勿為鎌倉人笑。遂分軍為七隊。圍法住寺。知康上墻。踊躍詈義仲。義仲咄嗟趨之。兼平發火箭。燒寺屋。法皇天皇出走。索知康。不獲。遂奉法皇于攝政第。天皇于閑院。停公卿以下。至知康。四十九人官爵。自為院。既別當。先是。義仲娶藤原基房女。於是。以女兄師家為內大臣。俄而罷攝政。基通以師家攝政。因請奉宣旨討鎌倉。又請勅陸奧守藤原秀衡討鎌倉。法皇皆聽之。基房徐諭義仲。乃徙法皇于西洞院。辭其官爵。法皇亦進

義仲位一級。總領平氏故地。而人苦誅求。相與據鈴鹿關。應鎌倉。以拒義仲。義仲懼。遺書平宗盛。講和。宗盛得書。欲和。弟知盛曰。不可。是兩虎相爭之時。不如從傷者而刺之。宗盛從之。元曆元年正月。法皇拜義仲征夷大將軍。叙從四位下。義仲方東懼鎌倉。而平氏又連侵山陽。行家亦據河內。畔義仲。義仲遣兼光將兵擊行家。宗盛乘間進據福原。以訶京師。義仲欲擊之。兵散不集。會範賴義經來攻。乃使今井兼平。山本義弘將五百騎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將三百騎拒宇治。既而聞宇治軍不利。義仲欲擁法皇而北。簡壯士二十騎。抵法皇宮。請幸醍醐寺。弗聽。乃拔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輿促幸。

宮中股栗。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矣。義仲馳出。過五條第。訣妻藤原氏。久而不出。有二士諫之。自殺帳前。義仲乃出。遇幸親親忠。合其兵。兵厯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縱橫衝突。幸親親忠死之。義仲被創走。欲奪法皇。至宮門已閉。走至三條磧。東軍爭要擊之。遇大胡家包來救。奮鬪潰圍走。殘兵僅七騎。畠山重忠追之。妾巴反戰之。初義仲有二妾。曰巴。曰葵。皆兼平妹也。有脅力。葵死於礪波山之役。重忠欲生獲巴。薄之攫甲袖。巴策馬。馬躍袖斷。義仲反救。重忠舍之而去。義仲至粟津。範賴破勢多而入。遠江人內田家吉在先鋒。亦與巴

搏。巴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曰。吾聞家吉驍勇有姿容。今乃授首於婦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去。曰。臨死携妾。人謂我何。巴涕泣辭訣。單騎潰圍而去。奔於越後。削髮爲尼。居友松。死年九十一。義仲已與巴別。遇兼平於塗。兼平曰。義弘戰死。臣未審公如何。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欲一見卿。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鎌倉公在東。公宜走保北國。以圖三分。臣請留防敵。因樹旗集潰兵。兵集者數百騎。進馳東軍。貫一條忠賴等陣而出。乃有二十餘騎。範賴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健鬪。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指一松林。謂義仲曰。臣猶

留戰。君就林中。徐自爲計。義仲欲與共死。兼平諫之。脫時已薄暮。義仲徑田赴林。馬陷于淖。鞭不可起。蹴不能出。仍顧望兼平。東兵石田爲久射之。箭中額。痛懷伏鬣。遂爲所獲。年三十一。兼平箠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傳呼義仲死。曰吾事終矣。啣刀墮馬。自貫而死。初義仲遣兼光伐行家。旣破之。追至紀伊。聞難還。兵皆道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要擊之。兒玉族黨與兼光有舊。諭降以歸。請宥死。朝議不聽。義經載義仲以下首。徇京師。帛書其髻。曰賊義仲。縛兼光。從其後。終斬之。義仲子義高。稱清水冠者。質于鎌倉。至是亦見殺。覺明竄匿。後居菅根。將軍聞之。曰此鄉佐木曾爲惡者也。命山僧

終身禁錮

野史氏曰。源義仲決策起於北陸。便奉王子。從衆望。及右大將聽讒來伐。送愛子爲質。曰起兵者本欲西討。不忍同宗相仇。是其智量大有過人者焉。旣而士馬鬻聚。揚鞭西向。勇氣動天。呼聲震地。破陣拔城。若風振槁。未百日終入帝京。逐平氏於西海。於是顧眄生風。叱咤激電。自謂天下不足定也。何圖失言於佞鼓。至欲結好於仇。以亡其宗。蓋北兵斬將。拳旗固不乏其人。至運籌帷幕。決勝千里。惟覺明一人。是以銳進取而暗持久。疾趨顛躓。固其所也。假令義仲提五萬衆。直踰京師。以追平氏於西海。雖未能必殄滅。猶能定山陽。以通北

陸然後廣地課農為久遠之計。以尊奉天子。天下可定。功名可全也。即不能然。讓功推能。不敢自留京師。退歸木曾。經略地方。撫字管內。猶不失為藤原秀衡。何遽至軍覆中原。身膏草野。功敗名喪。誅及子孫哉。況當時強宗覬後。深仇接前。未可以少安。而義仲負一旦之勝。陵蔑至尊。窘辱公卿。欲以暴逆成其志。如何其可乎。覺明誠善謀矣。惟恨其不出于此語。曰為山九仞。功缺一簣。吾為北軍惜之。

鎌倉史卷二十

鎌倉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五

源行家 附兄義廣

源行家。初名義盛。右大將季父也。保元之亂。亡命客熊野新宮。稱新宮十郎。有膂力。善刀法。治承之末。訪親於京師。投源賴政。賴政方圖義舉。日夜計畫。未得其便。得行家大喜。乃薦之以仁王。為令旨使。下關東。約結諸源。行家欣然。白王曰。臣少遭家多難。竄匿二十餘年。倥傯危懼。未嘗得一日安。今奉此使命。榮莫大焉。雖死無恨。謹奉明旨。徵發宗人故舊。以紓大王之穡怒。王亦大喜。授之令旨。賴政曰。行家業已為令旨。

使願假一官以示重於四方。王卽授藏人。於是負笈爲道士。歷說關東諸源莫不響應焉。初行家之東也。移告新宮僧徒曰。平清盛幽閉法皇。逆惡滔天。高倉宮不堪憤激。將徵兵諸州。仗義以討之。行家恭奉使命。歷說關東。不日將舉事。願君等待我還。相率扶義。僧徒相告語。謀稍泄。本宮僧徒聞之。以三千衆攻新宮。新宮徒二千擊却之。事聞平氏。王及賴政舉兵不克死之。於是行家遂留東方。行家兄曰義廣。初名義範。居常陸。稱志田三郎先生。及將軍舉義。八州響應。義廣行家籍餘威亦聚亡命。各有兵數千。旣而將軍伐佐竹氏于常陸。義廣行家往謁之。是時將軍有兵三十餘萬。又新破平維盛。

軍於駿河。威懾關東。群下莫能仰視。義廣行家恥在其下風。退而相謂曰。平氏專橫天下。怨其虐久矣。因天下之怨而伐無道之國。報父兄之仇。而創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吾等雖兵少。而碌碌屈膝於人。非豪傑也。今豈居其下風哉。養和元年。義廣聞東兵出拒平氏于遠江。欲乘虛襲取鎌倉。進入下野。得兵三萬。誘足利忠綱。小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佯許之。伏兵擊義廣。義廣敗走歸義仲。時行家略地美濃尾張。據板倉城。勢稍振。旣而平氏軍來攻。行家拒戰不利。退保中原。會從子僧義圓來援。兵勢又振。進與平維盛。平重衡。夾墨膜河軍約。詰旦渡河而戰。義圓欲先登著功。夜涉河。爲平氏邏。



騎所殺。行家未之知也。聞義圓不在營。謂既先登。簡精騎二百亂河。敵豫為之備。縱兵擊之。行家不利。子行賴戰沒。乃退收餘衆。屯小熊。西軍分兵五隊。維盛重衡將後隊來攻之。行家突進奮擊。四隊皆靡。獨後隊堅不動。四隊兵復齊進擣其背。行家不能支。且戰且走。保矢矯川。會額田兵舉郡來附。軍稍振。行家曰。是未可以力爭。乃教老兵三人為如京役夫。羸糧荷槽。過西軍營。西軍見而問曰。汝等途見潰兵乎。曰。兵可四五百。向東而走。又問東兵來乎。曰。前軍抵菊河。後軍及見附。彌野被山。不知幾千萬。西軍恐而退。行家使人遍徇曰。西軍逃走。不追而擊者。與我為仇敵也。濃尾人爭起要擊。西軍

狼狽而去。行家欲犯京師。請援於叡山。不可。乃詣鎌倉。請曰。吾與平氏大小八戰。多亡士卒。願得一小國。以弔死者。將軍不許。曰。吾取十國。義仲取五國。公亦盍自取。行家失望。以千餘騎去。歸義仲。將軍既怒。義廣及行家附義仲。益怒。二年。大發兵伐義仲。義仲避之。越後既而和成。義廣行家因得免焉。平維盛。平忠度率十萬騎入越前。拔燧城。義仲出軍於加賀。維盛陣于礪並山。忠度陣于志雄山。義仲因使行家別將萬騎擊忠度。不利。義仲引兵救之。忠度不戰而走。追走而西。連戰皆勝。至近江。維盛既入京師矣。於是義仲自勢多。行家自宇治進犯京師。平宗盛西奔。義仲行家戎服謁法皇於蓮華。

王院。法皇賜行家萱御所。居焉。尋命諸將護京師。自七條南  
磧。東至大和堺。行家守之。論功叙從五位下。拜備後守。非其  
好也。更除備前守。許院昇殿。擢子光家為藏人。檢非違使。左  
衛門少尉。收平氏五百餘邑。頒賜義仲行家。行家請賞將士  
功。義仲不聽。義仲薦義廣為追討使。法皇憚鎌倉不許。又請  
賜義廣備後。督其國兵。以討平氏。法皇以為義廣不勝其任。  
亦不聽。初。義廣以敗衄之餘。歸義仲。又以其嘗畔鎌倉。人多  
不附。行家全兵歸之。又頗有材力。故義仲數分兵當方面。稍  
積功勞。義廣功不立。雖兄勢位終處行家下。行家漸索寵。得  
入侍法皇博戲。是時平氏在南海。屢侵山陽。行家請往討之。

法皇許之。義仲沮曰。行家雖勇數奇。不可使為將。義仲及欲  
拒東兵。與行家謀奉法皇於軍。行家依違。密白之法皇。法皇  
惡之。使人拒其議。義仲謂行家賣已。行家懼。率部下三百騎。  
奔于播磨。至室山。為平知盛。平重衡等所圍。行家不欲戰。抱  
馬頂。潰圍而走。保和泉。既而義仲幽法皇。禡公卿官爵。輦下  
皆厭苦之。元曆元年。行家據河內石川城。畔義仲。義仲遣樋  
口兼光擊之。行家棄城而走。紀伊名草。會東兵入京。兼光引  
兵還。行家欲依新宮。故舊圖再舉。會西海平定。兵權一歸鎌  
倉。而行家恥屈之。終不與通。潛入京師。倚源義經。是時義經  
不得志於鎌倉。厚待行家。文治元年。將軍命義經殺行家。義

經不從。既而將軍使僧昌俊襲義經。行家救之。破昌俊。於是行家知義經與鎌倉卒不協。乃奪東人解舍。自居焉。勸義經共迫法皇。請奉院宣討鎌倉。法皇許之。以行家為南海四州地頭。俄而東兵來伐。避鋒京西。將渡攝津海。遇颶。與義經相失。匿和泉。天子更宣勅諸道捕義經行家。明年五月。為東兵所捕。斬於赤井河上。子光家亦見殺。初東兵之入京也。義廣將三百騎為義仲拒。一口軍敗。亡竄伊勢。亦為東兵所圍。死。野史氏曰。源行家驤乘時變。木鐸關東。出力鼓舞治承之亂。以覆滅平氏。義旅孰不仰其功也。特恃其旁尊。恥在鎌倉木曾之下風。窮則附之。達則畔之。至身無所容。猶且潛匿不死。

所謂念得攝尺寸之柄。而雲蒸龍變者。嗚呼。其不量力。不揣德。何其誤也。

志  
熟  
歲  
反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源範賴 and 義仲]*

鎌倉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六

源範賴

源範賴。右大將庶弟也。母遠江池田妓。生于州之蒲生。稱蒲冠者。幼為藤原範秀所養。以故平氏不問也。及義旅起。往歸鎌倉。是時將軍弟四人。僉趨悍。惟範賴循謹。無他過失。養和元年。源義廣將襲鎌倉。與小山朝政戰于下野。將軍遣範賴率兵馳援。擊義廣走之。平氏西奔。源義仲入京師。法皇厭義仲強梁。召將軍。將軍使範賴義經。託納貢西上。以訶義仲。義仲懼。欲出兵拒之。法皇勅諭。乃止。範賴等亦留伊勢。既而義

仲叛于京師。法皇馳使徵鎌倉兵。元曆元年正月。將軍遣勝兵六萬。授範賴義經。入京師。範賴將三萬五千騎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使山本義弘今井兼平拒勢多。範賴使小山田重成等渡供御瀨。大戰國分寺前。破之。斬義弘。追北入京師。義經既破宇治。入護法皇宮。範賴逐義仲。殺之栗津。報捷於鎌倉。且請伐平氏。時平宗盛奉先帝。復福原城而居之。城負山東。控生田。西據一谷。南臨海。延袤數里。收精兵十萬。繫大艦數百。平教經轉戰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殺源義嗣源義久等。威振西州。期犯京師。範賴分義經萬騎向一谷。而自以五萬六千騎向生田陣。昆陽野。刻期同時乘城。及期。

範賴令諸軍薄其東門。武藏人河原高重與其弟盛直踰柵先登。中箭死。諸軍繼之。金鼓振地。呼聲動天。土肥實平奉義經命。攻西門。戰酣。義經別以勁兵下鴨越。直壓城中。東西軍乘之。奪門而入。宗盛奉帝航海。日中城陷。二軍所獲首二千餘級。虜平重衡。斬平通盛平忠度等將校十餘人。六月。將軍表授參河守。敘從五位下。範賴歸鎌倉謝之。將軍置酒勞之。八月。表為追討使。復遣西征。以三萬騎徇山陽。擊平行盛于兒島。走之。進入周防。文治元年。至赤間關。欲渡海。無舟。軍疲糧乏。將士思東歸。退保周防。累馳書請軍食。將軍手書報曰。平氏以羈旅軍。匱乏。不于此。卿為追討使。無尺寸功而還。

何顏面對人舟糧之須。吾將有處置。宜綏撫衆心。樹功於方面。慎勿左右耳語。以致危疑。先是。又書教曰。戰勝慎勿犯二宮。庶使二位尼奉之來歸。內府性恇怯。知其必生獲之。將軍忌義經揭驕。故特命範賴西討。欲其速成功。頗爲營給。範賴諭豐後人曰。杵氏出艦。周防人木上氏餽糧。留三浦義澄守周防。督軍入豐後。鎌倉糧船亦至。軍益振。與原田種直戰于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賀摩。既而義經陷屋島。宗盛逃于海。欲奔鎮西。以範賴在豐後。不得過。還泊壇浦。三月。義經及平氏戰壇浦海上。殲之。將軍命範賴留豐後。撫綏西州。範賴表解參河守。不許。壽永亂。失鶉丸劍。範賴得之以獻。十月。召還

鎌倉。先是。義經得罪。不得入鎌倉。仍在京師。將軍命範賴伐義經。範賴固辭。不得命。將發。入辭。將軍辭色方惡。曰。已矣。汝亦做九郎爲者。範賴大懼。不敢發。作起請一千通。以誓無貳。僅得解。建久元年。罷參河守。初。義經負功專恣。將軍積弗能平。範賴則遵守約束。每事咨稟。然既任將領。終不免猜忌。四年。將軍敗于富士。曾我祐成時。致教工藤祐經。遂犯將軍行營。幕下大擾。鎌倉訛傳將軍遭害。夫人駭悲。範賴慰解曰。且自愛。範賴在焉。將軍聞而惡之。讒者因誣有異圖。將軍詰之。範賴復作誓書。就大江廣元陳謝。將軍見書中署源範賴。曰。稱姓濫也。使廣元詰之。使者不服。曰。頭公之子。幕下之介弟。

嚮署之官符。今則曰濫也。臣不知所以謝。廣元以復。將軍默然。居數日。將軍夜聞牀下有人氣息。急呼直宿人。發牀獲一人。乃範賴。臣當麻太郎也。曰。參州懷不白之冤。雖屢上誓書。未得命。日夜憂苦。不能安寢與食。臣欲聞左右所議。以卜禍福。故竊來探耳。參州不知也。吏榜笞數千。至死終無異辭。時將軍怒甚。群下懼。莫敢為之營救。八月。命狩野氏。拘範賴于伊豆修禪寺。其家士據濱館者。遣兵擊殲之。尋命梶原景時殺範賴。景時率五百騎圍修禪寺。範賴射殪十餘人。縱火自殺。二子皆為僧。曰範圓。曰源昭。範賴娶安達盛長女。子孫因得食外家邑。居武藏吉見。稱吉見氏。

野史氏曰。嘗讀漢史。衛將軍驃騎。功名振於夷夏。榮貴冠於中外。然而其傳殊無奇績可觀。至者李廣傳。每戰輒北。困阨抵死。然而千載之下。英風如生。是豈大史故為予奪哉。其事實然也。源範賴握大兵。鎮遠境。而未嘗喪軍。功勞實大。然而亦未見其風概可稱。蓋骨肉肺腑。起於恩澤。功名榮貴。固不足以定其才也。世誠有懷大有為之才。而不見知。輒軻窮阨。終身者焉。然則雖摧敗。而見風采者。亦未為不幸也。但彼為肺腑者。尚保全其功榮。而此為骨肉者。終與獵犬同烹。亦何獨不幸乎。

鎌倉史卷二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鎌倉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七

源義經

北越

小川

弘著

東京

村田直景校

源義經。小字牛若。右大將庶季弟也。為人短小精悍。白晢露齒。神彩秀發。舉動絕人。初平清盛捕其母及三兒將殺之。既赦為僧。二兄削髮。牛若尚幼。母託之鞍馬寺僧覺日。稱遮那王。趨捷為眾僧所患。年十一。閱諸家系譜。慨然謂吾世將種衰替至此。幸能成長。當翦滅平氏。以雪父祖耻也。自是讀書學劍不休。晝夜師勸之落髮。不肯。曰。二兄為僧。吾已耻之。豈復得效尤哉。強之。曰。果然吾當割刃師腹。先是其母再適藤



原長成聞之皆深以為憂。遮那王聞鎮守府將軍藤原秀衡國富兵強，欲往依之。有鐵商橘次者，往來陸奧，每至京師詣寺。下總人深栖賴重亦至，賴重者，賴政弟仲政之子也。遮那王皆與之狎，因告以情，皆曰：唯命之從。遂出山而東，至鏡驛，自加冠更，今名稱九郎。時年十六，賴重獻弓刀賀之。是歲承安四年也。至下總，居數月，有偷馬兒衆追之，偷兒太健，負樹自備，衆不敢迫。義經徒手捕之，又有強盜數十為劫，義經赴之，立斬四人，二人傷走，賴重服其勇，而意憚物議，稍戒之。義經乃去如上野。伊勢人義盛者，聞其風聲，請而從之。至陸奧，因橘次得以通秀衡。秀衡善遇之，義經請秀衡黃金三十

兩以報橘次。及義旅之起，義經欲趨之，秀衡留不遣。義經遂脫身出走，秀衡知其不可留也，遣部下壯士佐藤嗣信及弟忠信追從之。時將軍自擊平維盛還，宿于黃瀨河。義經率嗣信、忠信、義盛及僧辨慶等驍騎二十餘人，詣行營請謁。諸將無識其面，不輒通。將軍問其狀，曰：是奧州九郎也。亟命延見，喜甚，曰：八幡公之征陸奧也，新羅公方為左兵衛尉，棄官而東，與八幡公遇於金澤。八幡公喜曰：吾得見卿，猶見先公。今吾遇汝，亦猶見故頭公也。因相對感泣。遂從入鎌倉。養和元年，平維盛大舉東伐，義經欲以一軍逆擊。佐々木秀義沮之，乃止。及源義仲叛于京師，將軍授兵範，賴義經討之。義經分

領二萬五千騎。向宇治。義仲使根井幸親楯親忠據河拒之。截橋樹柵守備頗堅。義經至河上。戒居民避軍。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號曰。吾將爲諸將手錄軍功。以報鎌倉。諸將勉旃。諸將奮躍。士氣百倍。旣而衆喧。號令不相及。乃取平等院法鼓。槌於櫓下。將士皆屬耳。因又令曰。見衆二萬餘。此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上橋架。防敵射我泅者。泅者爭沒水。果探得水中張網。悉截之。佐々木高綱。梶原景季。爭先亂河。畠山重忠。以五百騎繼之。義經至橋小島碕。謂衆曰。流迅而水淺。須從此。乃先衆進。全兵繼濟。敵軍大敗。追北入京師。至六條磧。義仲殊死戰。衆皆披靡。義經乃

率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創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畠山重忠。河越重賴。澁谷重助。佐々木高綱。梶原景季等。先馳詣法皇宮。先是。義仲劫法皇。請幸醍醐寺。聞東軍入京。乃去。法皇懼。移在大膳大夫大江業忠第。業忠上垣望軍。見義經。以爲義仲復至。驚呼聲顛。宮中失色。義經踵門下馬。言曰。臣是源賴朝弟義經也。新破賊而至。願爲奏之。業忠不勝喜。墜垣傷腰。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於中門外見之。使出羽守藤原定長。問其姓名。因勞之。勅義經護宮。義經傳令軍中。毫無有所侵掠。範賴又破勢多而入。遂殺義仲。時元曆元年也。先是。平宗盛奉先帝。據福原。收山陽南海兵十

餘萬。威振京西。法皇詔二帥討之。範賴向生田。義經率萬騎。取路丹波。向一谷。刻期而別。先期三日。義經夙發兼行。比暮。至三草山東。聞平資盛兵七千騎陣山西也。議夜襲之。暗黑不能進。義經呼辨慶曰。舉汝大炬。辨慶曰諾。疾馳火沿道民家。夜半至山西。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翌日。義經命土肥實平。以七千騎赴一谷。自將鐵騎三千向鴨越。鴨越者城北間道也。中道日落。令辨慶索鄉導。得一健兒。長身高額。手弓矢。義經問名齒。對曰年十七。未有名。所居山形似鷲。故號鷲尾。義經爲冠之。命姓名鷲尾經春。給鎧仗。問路。經春曰。鴨越之險。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有四足。馬亦四足。鹿之所踰。

馬亦能踰。乃先衆馳之。至則天明。頗視城中。實平旣向一谷。攻其西門。範賴向生田。攻東門。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百仞。衆相目莫敢進。義經先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全。義經曰。可矣。調轡先下。三千騎風擁從之。直達城後。大呼而入。敵正防東西門。城北恃險不設備。聞變駭擾。義經縱火乘之。實平範賴奪門而入。三面合擊。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敗兵爭攀舟。斷臂滿舟。義經收軍振旅。凱旋京師。獻所獲諸平首。請徇而梟之。法皇不許。義經抗疏曰。先臣義朝盡忠於保元。而爲藤原信賴所誑誘。卒獲罪遺辱於梟首。平氏昔雖列勲。戚今乃爲反賊。與先臣何擇。臣等奉勅攻討。進所以不顧軀命者。欲

爲先臣雪耻也。臣兄賴朝命臣等亦唯以此。今而不見許。臣等復何所望。法皇不得已許之。八月。法皇拜義經爲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尋叙從五位下。許昇殿。時範賴徇山陽。淹滯不進。文治元年春。義經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虞。不許。義經奏曰。追討替緩。曠日不決。範賴食盡東歸。鎮西兵復屬平氏。勢難速平。乃許之。義經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西奔。三年于茲。奪貢賦。虐人民。臣今奉勅討之。究其所之。必殲之。而後已。否。臣不復生入王都矣。當是時。平宗盛奉先帝在屋島。依田口成良。平知盛率西海將士。據門司關。屯兵彥島。義經聚舟渡部。以候風。諸將多東國人。不習水戰。人々自危。梶原景時

建議。請設逆櫓。義經曰。逆櫓何物。景時曰。舟首亦設一櫓。以便退。謂之逆櫓。義經曰。求進而不免引退者。兵之常勢也。今未及戰。乃欲爲引退之計乎。衆目笑。景時慚憤。詈義經爲猪士。義經作色曰。我不知猪乎鹿乎。我唯知進而勦敵而已。卿若受大將之任。設逆櫓千百可也。義經則不能也。景時深銜之。義經令將士曰。欲進而死者從我。欲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々木高綱等。願從者數十人。將發。大藏卿高階泰經來諫曰。大將宜持重。如先鋒命之偏裨。義經曰。我一死足矣。遂不聽。時逆風暴起。壞艦。乃畱修艦。艦成。風亦順。義經言與諸將宴飲。落之。因具粮艦。

即夜命解纜。舟子以風尚烈辭。義經欲掩敵不意。曰。吾受追討使任。若曠一日。是一日解命也。令伊勢義盛促舟子。義盛注矢擬之。曰。不用命者死。舟人相謂曰。止死。覆舟亦死。死一耳。請解纜。乃簡勇將銳士百五十騎。載五艦。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往如飛。常行三日程。數刻遂抵阿波尼子浦。黎明。義經望見岸上。有赤幟。兵可三百騎。乃令曰。馬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然後騎之。衆皆從之。已進擊岸上軍。擒其將櫻間良連。聞櫻間良遠城守。又襲之。良遠棄城走。良遠田口成良弟。良連其伯父也。義經問地名。知其勝浦。喜曰。是吉兆也。州人近藤親家望風屬。乃命爲鄉導。夜度中山。逢齋

書卒。問之。則京人。密告義經。出軍于屋島也。義經詐稱阿波人。因問屋島城池形勢。答畢。即奪其書。縛卒于樹。疾馳至屋島。放火於牟礼高松民家。宗盛不虞我兵之來。又望其煙塵。以爲大兵至也。惶急上舟。留兵士城守。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呼問主帥名。因詈之。金子近範射殺詈者。義經恐敵知我兵寡。單復據城也。急縱火燒城。城兵失依據。皆航於海。更來迫岸。七騎連射拒之。既而我兵後者稍來屬。州人藤原範忠以生兵來附。乃以爲先鋒。日晡。兩軍交綏。敵插扇于竿。植之船首。麾而請射焉。義經命下野人那須宗高射中之。西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墜

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平盛嗣自船上。以鐵搭鈎其胃。義經右手揮刀扞之。左手用鞭挑弓。從騎連呼曰。公舍弓。義經如不聞。徐收弓而退。皆曰。公何輕身而重弓也。義經笑曰。非弓之重。耻之重也。義經數易裝。敵無能認。至此始識之。平教經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還視嗣信。枕之股。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從出陸奥。以身委君。今得代君而死。臣復何言。唯恨不覩君殲敵耳。義經泣曰。我殲敵不出旬月。未能少酬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中矢而死。義經請僧葬嗣信。光政于高松。賻以名馬。卽法皇

擇於御厩所賜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是夜。西軍陣屋島城址。東軍陣高松。相距里許。兵士皆倦睡。獨伊勢義盛。徇警徹明。敵不敢襲。旦日。義經率壯士數十騎復攻屋島。西兵堅拒。義經大闢奮鬪。宗盛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聞田口成直以三千騎爲平氏伐河野。通信于伊豫。命義盛圖之。義盛寬服跨馬而發。先命一卒往。授計曰。成直問汝對曰。屋島旣陷。內府就虜。櫻間擒田口降。判官駐軍伐不服者。卒如其言。成直聞而膽落。歎曰。家君之降。豈以吾故乎。進至琴造宮。義盛見而呼曰。我非欲戰。有一事須面諭。因說如卒言。成直乃降。通信亦來屬。義經命成直作書。招其父成良。成良

亦送欵。宗盛逃志度而西。義經循海尾之。會熊野湛增以二百艦來附。東軍沮風者。景時以下二百餘艘。亦悉來會。景時請爲先鋒。義經不許而笑之。景時慚恚。詈義經。義經怒。從士皆怒欲鬪。諸將居間。乃解。義經至大島。三浦義澄亦來會。因命義澄爲先鋒。三月丁未。義經以兵艦八百進。大戰壇浦海上。平氏五百餘艘分爲三隊。皆殊死戰。我兵少卻。遇有白氣如旗掩我艦上。又有白鴿一雙來翔。義經以爲神貺。盥漱拜之。勵衆進擊。成良使人告義經曰。乘御船者皆賤卒。貴族悉在戰艦。義經麾軍蹙之。成良以二百艦內應。西軍終敗。教經怒入我船。薄義經。義經躍入別船。教經不能及。乃赴海死。平

教盛。平知盛。平經盛。平資盛。平有盛。平行盛等前後皆死。二位尼懷幼主沒水。平太后繼沒。我兵鈎得之。義經令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加以無禮。於是奉太后以下于其船。遂生擒宗盛及子清宗等。西軍殲焉。四月。義經奉神器及皇太后皇弟。以俘獲凱旋京師。天子命公卿迎神器於途。而勞義經。五月。義經楹宗盛父子。護送赴鎌倉。過於內海。使父子徒跣繞先考墳七匝。拜泣而去。將入鎌倉。至酒勺。將軍不許義經入焉。使北條時政出受俘。初將軍命梶原景時監義經軍。而義經數黜其言。景時銜之。及歸極口譖於將軍。將軍又聞其能用兵。得士驩心。忌之。與書在京士田代信綱等。無受義

經節度。義經聞之。上誓書陳謝。不省。至是。義經留腰越。寄書於大江廣元。以自訴曰。某代征討之勞。上慰國患。下雪家耻。心竊以為足復命。不圖為讒人所離間。泣哭彌日。無以自明。哀哉。將永違恩顏。骨肉義絕。自非起先人於九原。誰為某分疏者。某幼孤。從母逃匿。長流寓諸國。為氓隸所役使。未嘗得一日安。今也。幸際風雲。誤忝重任。或驅馬峻坂。或叱蛟激浪。捐棄軀命。不敢顧者。豈有他哉。欲為先人舒幽憤。朝廷亦以某服微勞。特賜五位尉。此外何望。而復遭困厄。憂悲切思。嘗獻誓書。質之明神。而未得蒙允許也。伏仰足下救護。冀承間為某進說。卒被恩宥。得終身之安。不報命。復護宗盛父子還

京。奪義經食邑。義經斬宗盛父子于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八月。法皇拜義經伊豫守兼院。既別當。檢非違使如故。將軍置地頭於伊豫。不許義經領國務。義經既不得志於鎌倉。鬱鬱弗樂。初將軍擇征西大將。欲試其才。陰烙盃器。使諸弟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盃不釋。神色自若。將軍以是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既用為將。義經欲假一官以示威。而將軍不許。其拜衛府。非將軍舉也。義經高明彊濟。用兵如神。但性急不能容物。又以女色為累。初將軍以河越重賴女。妻義經。而義經又娶平時忠女。將軍奏流時忠。義經留而不遣。壇浦之役。平太后在義經舟。或謂與之奸。叔父行家與將軍不



協命義經殺之。義經諾而不果。嫌隙以構。十月盜夜襲義經堀川之第。盜者僧昌俊也。初昌俊之入京師也。義經士江田弘基見其從騎之多。恠之。走告義經。義經命弘基召昌俊。昌俊不來。更遣辨慶。昌俊乃至。義經詰其所以不來見。昌俊曰。臣此行詣七大寺。今在齋。不可以見大人。義經曰。汝詣寺何從騎之多也。曰。是備他盜賊耳。義經笑曰。否。吾知之矣。奉二品旨圖我耳。吾今欲執汝。顧汝吾兄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手書誓詞十紙還舍。義經侍姬曰靜。隙闕昌俊謂義經曰。昌俊將去。顧眄第中。最注目於廐。恐有異志。義經素易昌俊。爛醉而寢。其士皆歸休。留直者僅七人。靜意獨不安於昌俊。使

二童往伺之。久之不還。又使一婢。婢趨還曰。二童皆死于門。門內人擐甲馬置鞍。言未既。第外大譟。靜急搖義經。不寤。及取鎧振之。鏘然鳴。則義經蹶然以起。叱令開門。騎而出。呼曰。方今誰敢圖我者。昌俊疑其有備。不敢進。與兒玉黨六十騎環而射之。義經士卒歸休者。聞變四至。行家亦來救。昌俊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奏曰。臣之不做。有驚天聽。然賊已走矣。願勿煩聖慮。乃還。衆聚觀之。矢集冑如蝟。而在箝者三箭而已。皆莫不稱其勇。昌俊北走匿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舊。獲之。僧正谷縛送於義經。義經誚其背誓詞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品。義經怒歐其面。昌俊曰。我面即二品面。義經壯其對。

意欲釋之。昌俊請速死。義經嗟賞之。遂斬之。於是義經與行家迫法皇請討鎌倉再三。終見允。義經爲西海九州地頭。行家南海四州地頭。初將軍以安達清經屬義經曰。膽氣可用。實以爲間。於是清經走報之。鎌倉將軍先發伐義經。義經欲避其鋒。十一月壬午。出京而西。義經宿衛京師。恩威並行。及去人惜焉。至攝津河尻。多田行綱等要之。義經擊敗之。進至大物浦。發船。遇颶。舟舩漂散。與行家相失。義經獨從源有綱。堀景光。佐藤忠信。及辨慶等。入吉野山。留五日。僧覺範等群集攻之。佐藤忠信曰。臣兄嗣信。旣授命於屋島矣。臣亦代君死。乃佯稱義經禦僧兵。義經得聞而逃。至多武峰。投十字坊。

十字坊厚待之。令僧兵八人送入十津川。復還匿京師。忠信亦來匿。而發覺。與吏卒鬪。終自殺。義經乃與妻河越氏及辨慶等。佯爲道士裝。徑北陸道。復入陸奥。義經之入吉野也。諭侍姬靜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而去。靜獨彷徨風雪中。爲山僧所執。致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義經已至陸奥。秀衡館之衣川。禮待加厚。將軍數奏劾秀衡。天子宣命秀衡。誅義經。秀衡謝以不在。秀衡尋卒。遺命子泰衡等。舉國聽於義經。以抗鎌倉院。宣令泰衡圖義經。泰衡遣兵襲衣川。辨慶經春等力戰死之。義經手刃妻子而自殺。時文治五年四月。義經年三十一。泰衡使使齎義經首獻鎌倉。將

軍方落鶴岡浮屠。止使者于途。六月首至。盛以漆函。醇酒浸之。令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義經之去京師也。伊勢義盛請曰。臣自此辭。比君至西海。有以遙應焉。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不克。匿鈴鹿山。經俊攻殺之。初將軍求義經不獲。聞其嘗投南都僧聖佛。召而詰之曰。義經兇臣。天下共棄之。聞汝嘗舍之。又與彼議爲彼禱。何也。聖佛曰。主臣。豫州受追討使之命。爲幕下勦平氏。當時命野衲禱其成事矣。及其得罪於幕下。亦嘗實投野衲。師檀之義。不得不舍焉。仍爲諷規。庶幾其改過悔咎。以謝幕下也。所禱非反。所告惟諷。何謂與其議也。且天下絲絛。而幕下得速收其効。百姓更生。今日者。果

由何人力。功焉而削其地。勞焉而加之罪。讒臣蔽明。天下其謂之何。願速翻既往之怒。要將來之契。赦罪捐怨。兄弟水魚。以寧家國。天下幸甚。將軍直其言。釋之。命爲勝長壽院主齋。然亦終不能用其言云。

野史氏曰。吾讀聖佛言。而悲義經死也。傳云。功蓋天下者。不賞。其義經之謂乎。且吾觀當時之軍。蓋無明制。發蹤赴敵。力克者勝爾。况征西二帥。起于貶竄之餘。手兵本無多。其他兵各有主。非二帥有拊循訓練之素。以東兵之驕。而軍又無明制。如此猶驅市人而戰之耳。故義經每戰出奇。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也。是以軍無十日之糧。戰無

持久之費。奮士氣於一言之下。而決勝敗於瞬目之間。詢可謂不世出之將已矣。假令東軍微義經。安得其收功如此之亟哉。雖然此亦未足言也。天下有大道。倫理是也。古之君子。寧死而不敢為不義。何則。義重於死也。今以臣背君。以弟敵兄。雖取天下。不若亡之愈也。吾故有取於聖佛言。以著右大將之罪。而於義經亦未能末減其罪矣。

鎌倉史卷二十三

其與義經之罪。義經亦未能末減其罪矣。

鎌倉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八

新田義重 孫義成

新田義重。右大將從祖父也。父義國任式部大輔。嘗入朝。犯右大臣藤原實能儀衛。衛士擿之下馬。義國部下憤之。焚實能第。義國坐奪官。居下野足利。有二子。曰義重。曰義康。義重移居上野新田。稱新田氏。義康生三子而卒。仁安中平重盛與足利於義重。以育義康遺孤。是為足利氏。初八幡公恩威著于東州。東方人士皆欲戴其子孫。新田氏足利氏以著焉。義重官大炊助。足利氏嘗與秩父氏有隙。欲襲秩父。率兵赴

古我乞援於義重。義重引五百餘騎抵利根河。臨長井渡。敵豫收船不得渡。義重奮曰。大丈夫既已許人矣。豈以無船而止耶。宜附骸於長流以成名耳。聯騎齊濟。擊秩父氏破之。年老薙髮更名上西。義旅之起。義重收兵據寺尾城。將軍送書招之。不答。及將軍入鎌倉。使安達盛長復招之。義重乃往。將軍怒其不時應。不許入鎌倉。義重謝曰。同宗相招。豈有異志哉。但關州擾亂。士卒相猜。不容輒離城耳。盛長亦為分疏。因得解。然義重卒復見疏斥。義重女將軍兄義平妻也。義平死。寡居。將軍見其有色。私通書挑之。不從。乃請義重。義重不聽。俄而嫁女于外。將軍啣之。不復接見。及右大將薨。夫人北條

氏德之。禮待加厚。建仁二年卒。卒後十數日。二世蹴鞠。夫人使人止之曰。新田入道源氏遺老也。今卒未過二旬。豈可從事於遊戲乎。恐取謗於世。二世從其言而止。子義俊早死。次義包為皇嘉門院藏人。後襲大炊助。次義範稱山名三郎。義旅之起。義範與足利義兼先歸鎌倉。以故最見稱重。表授伊豆守。從源義經西討。數著軍功。

義俊子義成。稱里見冠者。辯慧有容儀。義旅之起。義成在京。欲歸應之。乃見平清盛曰。賴朝匹夫無能為耳。請速歸。匡族為相國滅之。清盛許之。義成還抵駿河。遇齋藤實盛。瀨下廣親。問曰。卿等何之。曰。將赴平相國之徵。曰。源武衛何如。答曰。

磨聚入鎌倉。恐非池中之物也。義成大喜。乃往謁幕府。將軍嘉之。特命爲近侍。尋表授伊賀守。歷事四世將軍。並見待遇。文曆中卒。

足利義兼 子義氏

足利義兼。義重從子也。父義康事鳥羽上皇爲北面。除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拜陸奥守。保元之役。衛禁中。亂定。捕平家弘父子五人。斬之於大江山。以功補藏人。許昇殿。終於官。義兼身長八尺。膂力軼人。初與兄義清偕事八條院。義清爲判官代。義兼爲藏人。及東北兵起。義清屬北軍。與弟義長攻平氏水島城。並戰沒。義兼與從兄義範歸鎌倉。元曆元年。源義

仲伏誅。北兵竄匿。所在作亂。將軍命義兼督部兵巡按甲斐。又從範賴徇山陽。臨發。餞宴賜良馬。文治元年。表授上總介。五年罷。是歲。將軍伐藤原泰衡。義兼從軍。虜熊野別當。建久元年。拜遠江守。會大河兼任作亂。與羽。命義兼督千葉比企諸將。自東海東山兩道伐之。戰于栗原。一迫敗之。兼任卻。以五百騎阻衣川。義兼亂流。又大敗之。兼任逃至外濱。保于兜昧山。又圍屠之。兼任單身脫走。入龜山。樵者數人視其錦袍。斧殺之。義兼振旅歸。復除上總介。義兼爲人。舉止醞藉。狀貌雖魁偉。志意頗閑雅。深爲將軍所親待。義兼喪內。將軍命北條時政納女。後薙髮名義稱。正治元年卒。子義純從五位下。

遠江守。元久中北條時政殺畠山重忠。重忠妻時政女。義純後母妹也。時政悉與之畠山氏遺領。因以義純爲後夫。冒畠山氏次。義助左兵衛尉。承久之役。戰死于宇治河。次義氏。義氏。北條氏所生。襲家。亦娶北條泰時女。補藏人。任檢非違使。善騎。建保之亂。守政所橋。朝比奈義秀攫其鎧袖。義氏躍馬踰濠。袖斷而人馬不轉。尋拜武藏守。承久之役。屬泰時由海道犯京師。官軍拒之尾張河。義氏向池瀨。官軍望風走。泰時進軍粟子山。義氏與三浦泰村。冒夜戰。宇治橋上不利。報泰時。泰時下令罷戰。翌日泰時驅兵戰。亦不利。義氏徹民舍爲筏。濟之。遂破官軍。以功增食於美作。三浦氏之亂。有功增

食於上總。除陸奥守。尋拜左馬頭。進正四位下。削髮名正義。卒年六十六。子泰氏丹後守。

森賴隆

森賴隆。右大將從祖叔父也。父義隆平治之敗。與平賀義信從源左馬頭。至龍華。遇台嶺僧徒柵于路要之。皆下馬破柵而過。義隆中流矢死。左馬頭命收其首。至堅田。見首泣曰。八幡公遺體。獨有斯人而已。今乃至于此。沈首湖水。時賴隆生。僅月餘。坐父流于下總。依千葉常胤。稱森冠者。將軍入下總。常胤奉賴隆謁于國府。將軍見其風采。欣然曰。真源氏胤也。延坐常胤上。文治元年。天子收左馬頭首。賜之鎌倉。將軍臨

葬。特命賴隆及義信父子會焉。以有德於先人也。尋表授伊豆守。賜采於信濃邑焉。薙髮名蓮長。子賴胤。賴定。賴胤下總守。賴定伊豆守。

野史氏曰。新田氏五百之兵。際會風雲而不能有所為焉。豈時有幸不幸耶。足利氏擁方面之撰。豈唯其才。蓋亦以其為北條氏之姻已。故及後年益强大焉。余讀當時記錄。當藤原氏親王氏之世。歲首三日。垵飯之儀。足利氏與執權連署交為之。尊禮比焉。後世為天下人士之所歸。有以哉。

鎌倉史卷二十四

鎌倉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九

武田信義

武田信義。甲斐人。刑部丞源義光後也。初義光有三子。曰義業。義清。盛義。義業居常陸。稱佐竹氏。其族有山本氏。柏木氏。盛義居信濃。稱平賀氏。而義清居甲斐之武田。稱武田氏。枝分葉布。所在為雄。信義。義清孫也。父清光。稱逸見冠者。信義小字龍光。年十三。族父為義為加元服。賜名。為人豪爽。有大志。及以仁王下令。旨於關東。信義舉族應之。既而將軍出軍。相摸。信義亦起兵。徇地信濃。俄而將軍敗于石橋。軍情疑懼。



信義與子忠賴謀。夕宿諏訪上宮下。夜半。祠祝篤光使妻來告。忠賴曰。篤光爲源家禱。三日于茲。今者夢有一騎。揚鞭西鄉。其馬驄。其袍繡楮葉。此夢太吉。公軍必有神祐矣。篤光今在齋。不可以見。故使妻白之。忠賴大喜。貽以刀鎧。乃勵軍人。西襲菅冠者大田切城。冠者火城自殺。信義謂其徒曰。是幾神祐也。吾欲納神田如何。咸曰善。乃命一人執筆。曰。平出宮所兩鄉納上宮。龍市一鄉納下宮。執筆者誤加岡仁谷鄉於下宮。使改寫再三。並如初。信義異曰。吾未嘗聞有岡仁谷。抑有之耶。使質諸故老對曰。有之。信義曰。幾亦神意也。遂納之。於是軍情大振。縱兵伐近郡不從者。還屯軍于逸見山下。將

軍使北條時政來招之。進至石樂。將軍復使土屋宗遠召之。信義乃與弟義定合軍。兵總二萬騎。時平維盛將大兵。將入駿河。駿河目代橘遠茂應之。帥駿遠兵守奧津。長田入道爲遠茂謀。將繞富士野襲石樂。信義謀知之。議曰。兵利在乘不意。當急發逆戰于途。夜半束裝。越若彥路。翌日至鉢田。逢遠茂。遠茂軍驚動。信義驅兵乘之。大敗其軍。斬長田。擒遠茂。追謁將軍于黃瀨川。獻捷。將軍大喜。命爲先鋒。與平維盛夾富士河陣。信義遣使平氏營。約戰期。不答。遣子信光。夜半潛兵由間道。繞出西軍後。徑于大澤。水禽數萬驚噪。翳聲震天。西軍聞之。狼狽。以爲我兵奄至。走者爭一馬。止者倒持弓矢。相

殺者又甚衆。遂大潰而西。將軍乃留信義守駿河。遣義定守遠江。引兵而還。是時佐竹氏據常陸。山本氏柏木氏據近江。武田宗族大振。冬。將軍滅佐竹氏。而山本柏木氏爲平氏所攻。走歸鎌倉。偶有流言。法皇命武田氏討鎌倉。將軍素憚武田氏族廣才豪。自滅佐竹氏益忌之。於是試召信義。信義輒至。上言曰。臣從幕下。既已有成功。豈舍之以懷貳哉。卽天子有命。臣不肯受矣。因上誓書。將軍意未解。使將佐侍左右。而延見之。信義解佩刀而入。僅得免歸。將軍猶欲以時滅之。特恐事敗。其與北軍連和。故不敢發也。信義四子。曰一條次郎忠賴。曰板垣三郎兼信。曰吉田四郎有義。曰石和五郎信光。

皆壯勇。元曆元年。將軍使弟範賴義經討源義仲於京師。滅之。又攻平氏於福原。敗之。忠賴皆從之。既還。將軍召忠賴。賜酒。就席擊殺之。忠賴僕新平太。武藤與一。山村小太郎等。揮刀入內。皆奮鬪死之。是時兼信提兵徇山陽。戰于備後。寇平氏戰艦十六艘。請爲美作守。不許。信義鬱々不樂。文治二年。卒。年五十九。兼信後坐事流于隱岐。有義嘗事平氏。爲左兵衛尉。以故將軍尤不喜之。又以事忤旨。屏居數年。後與梶原景時通謀。及景時滅。逃去。不知所終。初將軍命信義。義定當敵衝。而自退入常陸。攻佐竹氏。時佐竹隆義在京。子秀義與從兄義政議。謂父在西未宜速降。秀義以兵據金砂城。義政

與數騎間出見將軍將白情懷也。將軍命盡屏從騎獨延義政於大矢橋上。即擊殺之。進兵攻金砂城。秀義軍敗奔于陸奥。佐竹氏臣數輩有自來就虜。延見之於庭。有哭於列者。問其故。對曰。爲故主哭。將軍笑曰。旣不能爲故主死。何以哭爲。對曰。苟得從故主於橋上三尺之間。臣得以頸血注君。今懷耻來見。豈臣之心哉。誠以有一言當啓於左右耳。問其言曰。君後其仇而先滅其親。左計莫大焉。唱義討逆。誰不應者。滅同姓於不辜。以自斷手足。誰共伐仇敵。誰爲護子孫。今人皆懼威就勢。無敢言者。其足恃哉。凜凜乎天下其危哉。臣恐君終以此取謗於後世。君亦何不深思焉。將軍默然。或請誅之。

不許收祿之。岩瀨餘一太郎是也。秀義由此被赦。陸奥之役。秀義會軍于宇都宮。將軍以其旗與己同。賜之畫月扇繡旗。後賜邑美濃山田。嘉祿元年。沒。年七十五。子重義。官至常陸介。信義子信光。別有傳。信義弟義定。

義定稱安田三郎。爲人有雄氣。義旅之起。與工藤景光徇地。赴相摸。俣野。景尚藉兵於駿河。目代橋遠茂將入甲斐。宿富士山下。一夜群鼠入其營。噬弓絃盡斷。義定遇之於波太山。景尚兵以弦斷不能引弓。義定大敗之。進與信義合。擊遠茂軍於鉢田。謁將軍於黃瀨川。將軍以義定守護遠江。養和元年。平氏大舉入尾張。將軍遣和田義盛等諸將援義定。義定

據橋本脩戰守之備。州人淺羽氏相良氏不遵約束。義定怒。遣其臣武藤五入鎌倉勅二人將軍不聽。五曰。義定鳴二人之罪白府。州人共知之。今臣不得命而還。誰復從指麾者。苟他日覆檢無實。臣請就刑以明欺誣之罪。將軍乃收二氏食邑。以增義定。二氏惶恐謝罪。義定亦爲請而還邑。於是義定威望大重。一州既而北軍進入京師。將軍命義定發遠江。自海道入京師以應北軍。平氏西奔。義定以功拜遠江守。叙從五位下。尋歸。元曆元年。源義仲叛于京師。義定從義經擊之。又從攻福原。戰其城西。斬但馬守平經正。備中守平資盛。獲首百餘級。後坐事遷下總守。建久二年。任大內守護。復除遠

江守。進位一級。子義資拜越後守。建久四年。夫人北條氏提諸姬侍。慶永福寺藥師堂。義資以情書投其簾中。梶原景季妻發之。將軍素忌武田氏。因怒收義資斫之。義定連坐削食邑。退居下野。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怏怏。有飛語以謀叛聞。五年。遣和田義盛擊殺之。時年六十。義定弟義遠。

義遠稱淺利餘一。爲人勇毅。長騎射。壇浦之役。和田義盛以挽強自負。射中平知盛船舷。相距二百步。麾請答射。知盛命新居親清射之。箭汰義盛胃。又行數步。貫一騎臂。我軍羞之。親清以爲東軍無能及已者。射中義經船。亦麾之。義經命義遠還射。義遠按箭曰。箭弱而短。請以我箭。乃注十五膚箭。射

洞親清胸。而過海三十步。舉軍大駭。義遠嘗謂勇士生孱兒。似其母也。壯婦則必生勇兒。後佐々木盛綱滅越後城氏。城氏姑坂額多力善射。而被虜。二世延見之。醜。義遠請之。二世怪問其意。答曰。欲生勇兒以輔君耳。二世笑聽之。子知義有勇氣。嘉祿中斬白河關賊者也。

### 平賀義信

平賀義信。稱四郎。信濃佐久人。信義從祖叔父也。平治之敗。從源左馬頭東走。平氏尾之。義信殿戰甚力。左馬頭顧歎曰。我麾下雖廁養之卒。無不健者。然如四郎壯勇不可多得。使彼死於此可惜也。於是佐々木秀義。須藤俊通等還援之防。

戰。義朝得間而逃。至勢多。諭諸將散去。獨義信及源重成。鎌田政家從之。艱苦百端。至青塚。分遣諸子募兵。命義信歸鄉收徒。義信曰。公欲何之。曰。如內海。依長田忠致。得其資而東。義信曰。彼忘義就勢。恐且不利於公。義朝不聽。果為忠致所害。義信流落二十餘年。暨霸府立。首錄舊功。表授武藏守。叙從五位上。義信習禮法。能言源家之儀例。凡幕府有吉凶之事。必咨問焉。又有吏才。在州著政績。得民歡心。將軍揭其廳曰。後為國司者。當則義信。義信解職之日。州民莫不思慕。至三世時。北條時房為國司。泰時欲有所變。更焉。時房曰。先君有命。吾循良刺史之法。安得更不聽。其為時人所矜式如此。

子惟義朝雅。

惟義稱大內冠者。拜右衛門尉。元曆元年。爲伊賀守護。從義經伐義仲。又從攻福原。疾戰於城西。是歲。平田家繼作亂於伊賀。襲守護廳。吏兵拒戰却之。家繼引兵入近江。殺佐々木秀義。惟義追擊斬家繼。得首九十餘級。報捷鎌倉。要賞。將軍不憚。謂功則然矣。然賞不可要。且賊初襲廳。而不能克。是平素無備也。終不賞。遷美濃守護。文治元年。表授相摸守。建久中。以勞增食。守護京師。歷任駿河武藏等守。又以宿衛勞益食。除修理大夫。進正四位下。許院昇殿。卒。子惟信嗣。惟信拜帶刀長。元久中。代叔朝雅爲伊勢伊賀守護。累進檢非違使。

左衛門尉承久之役。惟信應官軍。殺不應者藤原光季等。與筑後有長糟谷有久。將二千騎守大井渡。戰不利。走逃。叡山爲沙彌。後發覺被流。

朝雅爲伊勢守護。襲父官武藏守。娶北條氏。時政後妻牧氏出也。以故深爲其所親任。建仁三年。守護京師。西州將士宿衛者。皆受其節度。元久元年。平基度。平成時等。作亂於伊賀。伊勢。追伊賀守護首藤經俊。奪鈴鹿關。塞八峰山路。扼險拒守。朝雅以伊勢守護率京兵。自美濃入伊勢。擊基度于富田城。斬之。連破安濃。多氣諸寨。遂入伊賀。擊盛時於六箇山。屠之。其黨魁若菜者。復起於伊勢。連壘固守。朝雅回軍殲之。報

捷鎌倉。凱旋京師。於是褫經俊守護。以朝雅守護二州。宿衛如故。尋表授右衛門權佐。牧氏與時政謀毒三世。立朝雅為鎌倉主。事覺。時政牧氏皆見幽。令在京將士殺朝雅。朝雅偶侍後鳥羽上皇圍碁。家人告以兵至。朝雅毫無遽色。復席收子。奏難而出。與後藤基清佐々木廣綱戰。不勝。走于松阪中箭死。

野史氏曰。甚矣鎌倉之少恩也。初右大將當困阨之際。潛匿不死。曰。吾得甲斐諸源兵。庶幾復振。使者旁午於途。當是時。武田氏糾合其族。援右大將信義守駿河。義定守遠江。皆當敵衝。終能樹功東西。為霸府之爪牙。然未嘗及臠其勞。而誅

滅過半。蓋謂能助我為力者。亦足能背我為亂耳。夫明主之貽孫謀。在恩義如何而已。苟忌強猜。大艾夷以為子孫之地。所忌者未必盡除。而不測之患。起於其所不忌。岩瀨曰。自斷手足。誰為護子孫。其有見於此歟。義信當平治之役。以義勇著名。及右大將世。更以文教得譽。其能自全於猜忌之際者。誠有以也。想其人猶有可稱者。當時文字陋。不足以發惜矣。

鎌倉史卷二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鎌倉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

北條時政

北條時政稱四郎。伊豆田方人。為州豪族。自其先世與源氏通婚。時政器度沈審。有雄志。將軍之在伊豆也。平清盛命時政及伊東祐親監焉。將軍通時政長女。時政素器將軍。於是佯怒而稍益親厚。將軍亦謂時政謀慮可倚。遂深相結。時政為結州郡豪傑。招致門客。及源行家奉以仁王令旨抵北條。將軍先示之時政。詢方略。時政曰。八州皆源氏舊家人。役屬平氏苟免死耳。相摸三浦氏。下總千葉氏。素重信義。必不肯



恩矣。上總平廣常。今爲藤原忠清所譖。將得罪。若啗以甘言。可致也。能致此三人。則餘皆風靡。但大庭景親從平氏得志。及武藏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在京師。其子弟必不來。宜先擊之也。將軍深納其言。由是機議密策皆與決焉。將軍既聚兵。使時政率佐々木定綱等八十騎夜襲平兼隆八牧寨。拔之。尋從入相摸。石橋之敗。將軍與土肥實平逃後山。時政疲而後狩野茂光加藤光員等請從。時政不許曰。公等何不從大將。時政子宗時走平井。爲伊東氏兵所圍死。時政欲奔于甲斐。遇將軍于相山。宮根僧行實素善將軍。聞其敗。使弟永實齋餉來餽。時政急起。翼蔽將軍。給曰。大將既死矣。永實曰。

子疑吾歟。大將而死。子豈生存者。時政哂使見將軍。遂匿宮根。既而將軍趨安房。命時政如甲斐。趣武田氏發兵。時政途還。自巖浦航赴安房。迎將軍于獵島。將軍驚曰。卿何以在此。時政曰。某中道自度。今敗撓之餘。行次無定。不詳君所駐。而約出兵。恐人不我信。故踪君至此。將軍入安西。時政乃赴甲斐。遂說武田安田諸族得二萬人。助將軍擊平維盛于駿河。走之。將軍還鎌倉。論功行賞。以時政爲首。霸府建。時政女立爲夫人。以肺腑益被親重。將軍忌弟義經智勇謀除之。先削其俸邑以激之。義經叛于京師。將軍親將伐之。聞義經奔竄途還。遣時政以千餘騎入護京師。四索義經。不獲。將軍用大

江廣元議奏請州置守護邑置地頭所在追捕朝議難之時政抗辯再三終被允因自請領七州地頭已而辭之特受追捕使是時大亂初平京畿多事時政內奉朝廷外供軍政酬應諮稟未嘗擁滯訴議百端決斷如流又得平氏餘孽絕其種類於是京師大寧歲餘東歸舉從弟時定自代正治元年將軍薨二世嗣沈酒酒色不復見朝太夫人北條氏命時政及比企能員等共政時政爲人外厚重而內文深能以權略收衆心當是時太夫人攬權內時政總政外諸將不敢待以等夷稱謂北條公二年叙從五位下拜遠江守建仁三年二世疾病太夫人議國儲時二世世子一幡僅六歲而弟千幡

年十二時政請傳國世子而割關以西授千幡已奉戴之太夫人大喜許之世子母比企氏能員女也能員聞之乃入二世臥內議擊北條氏事時政遣人招能員曰吾修佛事公請臨焉豫令射手二人伏門內天野遠景仁田忠常伏中門內候能員入擒而斬之能員子宗員擁世子據小御所時政遣子義時率兵攻之宗員縱火自殺世子焚死二世又使堀親家齋書密命和田義盛仁田忠常擊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殺親家忠常太夫人令二世削髮徙于伊豆而立千幡是爲三世將軍時政請奉三世於己第以妻牧氏傳之因與書諸將食邑如故時政震起機動猜忍忌克凡府中事其依

己者。必求其功而進之。其不依己者。必索其罪而除之。誅諸大臣。多出其謀。一府之人懼而就之。庶親緣其門以取榮顯。牧氏其後妻也。亦生男。女子適平賀朝雅。是歲遣朝雅守護京師。男政範拜右馬權助。牧氏鍾愛之。欲其貴。而意害三世。牧氏傾險驕恣。時政寵而憚之。所言皆聽。然牧氏舉止輕躁。意思所向。輒為侍姬等所覺。太夫人遽取三世於牧氏。而置之府中。牧氏懼請罪。太夫人慰解之。牧氏怏怏不樂。元久元年。三世遣政範及畠山重保等迎婦于京師。政範入京。遭病死。重保與朝雅飲。爭禮相難。朝雅銜之。教其妻訴重保於牧氏。牧氏聞政範死。哀感不措。忽聞女所訴大怒。重保父重

忠。亦時政婿。而牧氏憎先妻之女。幸其罹患。於是泣訴時政。請必報畠山氏。時政召其婿稻毛重成。令與之圖。重成爲牧氏謀。先遣人召重保。復遣誘重忠。告以軍起。促之赴鎌倉。因教牧氏告重忠叛狀。時政命義時時房擊重忠於途。二子不從而諫之。時政怒而入。牧氏使人謂義時曰。以繼母故。目吾爲讒乎。義時不得已。發兵先殺重保。遂逆重忠於二股河。擊殺之。牧氏既欲其兒貴。而兒則死矣。於是更欲其女貴。因說時政。乘此際會害三世。立朝雅爲鎌倉主。時政迎三世於其第。將毒之事覺。太夫人急遣諸將。取三世徙之于義時第。時政所聚兵皆去歸義時。太夫人又命三浦氏勒兵。時政震懼。

遽削髮退老於北條。後患瘍卒。年六十八。

野史氏曰。右大將之在伊豆。一流人而已。時政為之出力。結士集兵。以營大業。石橋之敗。諸將請從時政。時政揮之。使從將軍。是舍己奉主者也。然而右大將抔土未乾。始焉欲分天下於二豎子。以要其終。次焉欲弑其主而附宗社於女婿。何前忠而後逆也。曰。此時政之本謀也。其意蓋謂吾平氏疏屬。雖有大計大謀。天下其誰與之。安得天下有素望者。因以成吾志。既而得右大將。故盡心輔之。然之人也。素有威望。而機智或軼己。故終其世。不敢露頭角。內固寵而外樹黨。又乘其猜忌。日去其所畏。月除其所忌。枝葉既絕。本根可拔。故右大

將既薨。其志速形乎外。予讀孝子傳。至曾我兄弟復父讎。遂犯右大將行營。恠之。顧教之者。時政也。時政之使人也。勵色而巧言。使人領意於語默之際。故事敗而禍不及我。功成則福歸己。狡智黠謀。與王莽同科。終之毒婦勸逆。父子乖離。鬱鬱以死。然而子孫守其遺謀。終得遂初思。亦一世之姦雄矣。嘗試論之。忠姦之相似者。其目五。毀己奉人一也。量而克諫二也。謙而克勤三也。遠親就疏四也。惠而能愛五也。惠則似仁。遠則似義。謙則似禮。量則似智。毀則似信。斯五者。忠姦共有。而庸主不能辨也。是以君子不恃人之不為。而恃己之能為。為而無咎。孰忍害之哉。

鎌倉史卷二十六

鎌倉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一

三浦義明

弟岡崎義實  
義實子義忠

三浦義明。相摸三浦人。大父爲繼。從八幡公戰陸奥。著功名。父義繼。檢斷州事。稱三浦介。義明襲稱大介。爲人剛果。重信義。義旅起。時年八十九。安達盛長傳檄詣三浦。義明扶病正衣冠。率子弟出接之。盥嗽讀檄。揮淚謂於盛長曰。頭公既沒。三位入道亦不得志。臣等所以育子弟蓄死士。爲有今日耳。謹奉命矣。臣年垂九十。欲再戴冑。致死於先。豈不快乎。顧謂子弟曰。吾老且病。朝不計夕。而今辱斯命。實一家之榮也。

夫天運循環。興廢有時。平清盛竊弄國權。縱極侈欲。荼毒流天下。自速覆墜。佐公我累世之主。而奉令旨討逆臣。汝曹宜竭力輔翼。以垂功名於無窮。若事不成。舍生取義。從公於地下。謹勿攜貳。辭氣愿欵。坐中感動。乃饗使者。貽以刀馬。義明多子孫。長子義宗。稱杉本太郎。早死。次義澄。稱荒次郎。次義久。稱大多和三郎。次義春。稱多々良四郎。次義秀。稱長井五郎。次重行。稱森六郎。次義連。稱佐原十郎。義宗子義盛。稱和田小太郎。次義茂。稱小二郎。及將軍出軍于石橋山。義明令義澄等以三百騎赴之。至酒勾。聞將軍敗死。乃還。與畠山重忠戰于小坪坂。克之。歸告義明。義明曰。重忠必來攻。汝曹急

據衣笠。義盛謀曰。衣笠雖名城。兵寡難守。奴田三面負險。一方臨海。彼雖百萬衆。無所展力也。義明曰。今舉天下爲敵。無由求生路。而一旦棄名城據僻地。戰雖引時日。反取怯懦之名。是勇士之所深耻。且他日源家興復。吾子孫幸有生存。必賞以地。汝欲得奴田耶。將衣笠也。夫勝敗不由兵之多少。在謀之臧否。若不肯用命。吾獨守衣笠而死。乃據衣笠。兵僅四百許。東門之外穿三塹。設二橋。路可容駢騎。置櫓三所。內貯射手。又伏挺卒於竹篁中。義澄義連將之。義盛與義明女婿金田賴次守西門。義久與義秀子義景將中軍。間一日。重忠會河越。江戶金子村山山口橫山諸族兒玉綴丹黨三千餘

騎來攻。初小坪之役。義茂斬綴黨三將。綴黨欲復仇。率二百騎先門于城。城中雨射。敵陷塹中者。挺卒起敲之。狼狽而退。金子家忠率三百騎代之。奮勇血戰。奪二櫓。義明欲得間殺之。贈酒勞之。家忠方飲。使義盛射之。中箭墮馬。弟家範救之而去。三浦餘一追之。反爲家範所殺。於是義澄下令。關門不復接戰。義明勵聲曰。汝曹何怯。夫對敵爭先。父子不相顧。踰屍蹠血。立決雌雄者。阪東之俗也。宜連騎突出誘敵。險隘而擊殺之。義澄以兵寡不敢。義明奮曰。吾自結髮操兵。多歷戰陣。今衰病交侵。以碌碌死於牖下。爲憾。幸遇今日。吾願足矣。當快戰死之。命士卒扶掖而上馬。義澄扣馬止之。義明叱曰。

臨陣致死。兵家之常。當衝堅挫銳。短兵接戰。汝曹徒乘城發矢。猶射圃角藝。何日決雌雄。揚鞭捶義澄。義澄執轡擁而入。內。旣夜。義明聚子弟諭曰。今日力戰不失勇名。城兵已疲。不可復戰。顧佐公勇略絕世。非一敗而殞命者。汝曹宜乘夜出城。一會麾下。而竭爪牙之力。阪東之士皆源家舊臣。一旦雖屬平氏。誰不眷戀其主。義旗所指望。風自歸。老人之言必驗焉。吾當留於此。張疑兵。汝曹速往。吾旣大耋。死不足惜。獨憾不見佐公成業耳。義澄請與俱。弗聽。曰。吾決不出圍城中矣。汝曹不去。是背吾意也。義澄等攬淚而去。明日城陷。義明遭害。後三日。義澄等與將軍相得海上。皆驚喜拜曰。亡父之言。

果驗矣。將軍聞義明死悲慟。後爲建佛堂於矢部。脩其冥福。義明弟義實。

義實稱岡崎平四郎。少時數救人。人稱曰惡四郎。左馬頭遭害。義實起梵宇於鎌倉之龜谷。祈冥福。將軍聚義。義實首赴之。年且七十。據鞍顧眄。屹然如壯夫。從北條時政。攻八牧。拔之。石橋軍敗。將軍自真鶴碇登船。將奔于安房。獨義實與土肥實平從之。當是時。海陸皆敵。二人盡心保護。數日望見一大船。二人急匿將軍于船底。而待大船。至則三浦氏也。見義實問曰。佐公何在。義實曰。吾亦跡公耳。義澄等泣曰。吾所以棄我父而逃者。欲一見公而已。往知如此。寧不與父死乎。將

軍匍匐而出。自船底。皆以手加額曰。公果在焉。將軍北伐。義仲。義仲避之。越後。將軍使義實及天野遠景。詰義仲。得質子而還。後告老。剔髮。二世立。不恤諸將。義實見太夫人北條氏。泣告家道衰薄。太夫人謂二世曰。先君創業。義實等實爲爪牙。今者聞衰老家貧。以子孫爲患。宜增食。命未下。沒。年八十九。子義忠。

義忠稱真田餘一。驍勇善鬪。石橋之役。將軍問義實曰。大庭侯野自領先鋒。誰能當彼兄弟者。義實薦義忠。義忠受命而退。知衆寡不敵。欲與大庭兄弟搏死。以摧敵鋒。召僕豐三家安。遺言託三兒。家安不肯曰。郎君弱冠。能爲佐公死。臣年六



十。獨不能爲郎君死乎。遂從而進。義忠喜騎悍馬。有一馬名夕顏。人無能騎。義忠繫四韁御之。於是家安以義忠新病起。請以己馬代之。義忠不聽曰。壯士畜強馬爲今日也。進犯侯野。景尚軍東西衝突。敵莫不披靡。追北遇岡部。搏之。副刀剗其首。鬪急不暇拭刀。時日暮雨甚。適馬逸不能止。四韁皆斷。遇景尚搏而伏之。欲拔刀剗之。刀不脫室。乃呼家安。家安未屬。而敵兵長尾爲宗來。夜黑不見咫尺。義忠給曰。居上者景尚也。景尚曰。非也。景尚在下。爲宗不能辨。景尚曰。摸甲自識之。爲宗乃進摸其甲。義忠恐爲宗有識。揚足蹴之。因刀室衝。景尚不入。爲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年二十五。家安見

義忠入敵中。不審其生死。衝陣索之。稻毛重成呼之曰。餘一旣死矣。卿欲爲誰戰。速去自全。我不卿逼也。家安曰。勇士臨陣。有進無退。如聞主死卽去。何用臣屬。我主死吾豈獨生。手斬八人死。義軍遂不振。及將軍入鎌倉。石橋將士爲降虜。將軍賜定景于義實曰。乃子之仇也。義實感其誦佛經。請而宥死。義忠三子曰。實忠。成實。實久。將軍在下總。慮其爲敵所獲。使人取置軍中。後每詣三島宮根。途經義忠墳。未嘗不流涕。至導者爲易路。又時命駕遊其家。存問遺孤。實忠亦稱餘一拜。左衛門尉建保中。黨和田氏敗死。野史氏曰。予嘗覽三浦大介上馬揚鞭圖。黃髮瘦骨。義氣滿

面慷慨激昂之狀。千載如見。何其壯也。至義忠受命而知死。所家安言聞主死即去。何用臣屬。皆所謂命輕鴻毛。義重泰山者。何其一族君臣志氣之相似也。噫與盛矣。

鎌倉史卷二十七

鎌倉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二

平廣常

平廣常。上總人。父常隆。為州介。廣常襲為權介。資豪邁。然少決斷。平治之役。屬源氏。既又事平氏。將軍使安達盛長說之。應焉。而意持兩端。將軍奔于安房。使使召廣常。廣常不輒往。及將軍經上總入下總。千葉常胤應之。兵稍振。廣常乃大徵兵州內。得二萬人。追及隅田川。於是義旅大振。從擊平維盛於駿河。將軍欲逐北而西。廣常諫之。反兵伐佐竹氏於常陸。廣常與佐竹氏有姻。將軍使往說之。佐竹秀義不從。聚兵據

金砂城廣常引秀義從兄義政見將軍將軍命廣常斬義政。進兵攻金砂城城固不拔廣常曰秀義有叔父義弘性多欲啗以利城可圖也將軍頷之廣常往說義弘曰佐公起兵僅數月八州風靡所向無前是其成功在所不疑而秀義據孤城固守不降何其不通時機之甚也足下若能以奇計降金砂城持其功而謁佐公佐竹氏之遺領皆子之有義弘大喜引廣常出于城後縱火乘其不意秀義不能支棄城走廣常既多兵馬又一言下常陸負功偃蹇將軍開府鎌倉威望太重群下不敢抑視獨廣常無所畏憚嘗召會于三浦騎見將軍佐原義連詰之下馬對曰我家三世未慣其禮終不肯下。

宴酣與岡崎義實爭賜將軍積不能平漸被疏斥廣常覺之以將軍雅愛都人士薦女婿平時家以伺察焉壽永二年將軍竟殺之子良常亦被殺居歲餘將軍聞廣常嘗納一甲於上總一宮謂必有異遣人取之中有一封書閱之乃為將軍祈成功也於是大悔赦其弟天羽胤直相馬常清等後將軍朝于京師法皇延見使話往事將軍啟曰有上總介平廣常者數立大功然見臣事王室甚謹謂方今蟠據關東誰敢圖之何苦心王事為臣竊懼縱彼在麾下天譴及臣身故前已戮之臣至誠奉君願賜亮察蓋以廣常雄傑有聲望特舉以藉口焉。

千葉常胤

千葉常胤。下總千葉人。父常重。爲州權介。常胤襲稱千葉介。爲人重厚沈毅。長兵略。有七子。長胤正。稱小太郎。次師常。出繼相馬氏。稱相馬次郎。次胤盛。稱武石三郎。次胤信。稱大須賀四郎。次胤道。稱國分五郎。次胤賴。稱東六郎。次僧日胤。日胤居園城寺。嘗受將軍密旨。詣石清水。刻一千日默讀大般若。至七百日。夢神授金甲。覺而異之。馳書報將軍。會以仁王入園城寺。日胤命弟子代居。從王赴南都。至光明山下。王中矢殂。日胤與追兵戰。手斬六人而死。時胤賴在京師。聞變卽揚鞭而東。與三浦義澄。省將軍於北條。已歸。與兄胤正。議應

義旗。胤正未及告父。會石橋軍敗。將軍奔于安房。使安達盛長召常胤。常胤低頭不應。少焉。胤正胤賴相儼和勸之。常胤慨然曰。佐公流落。辛苦百端。積四八之星霜。今欲爲祖先興廢絕之業。爲天下誅無道之臣。實可欽仰。吾感激嗚咽。口不能言耳。豈敢猶豫。乃啟曰。鎌倉源家祖先之故地。公宜進據之。臣今將率子弟迎駕。是時。義軍在厄。上總介平廣常。又懷貳觀望。將士危懼。口耳相屬。將軍聞常胤報。拊掌曰。吾事成矣。直過上總。入下總。先是常胤遣胤賴等。率兵襲斬州目代。遣孫成胤。擊豪族千田親政。擒之。乃將三百騎。迎將軍於國府。獻捷。將軍延之坐右。曰。自今以卿爲阿父。常胤曰。兵尚形

勢宜多設旗幕以誘持兩端者。相武之地可不血刃而定也。將軍從之。於是遠近降附日衆。獨伊北莊司常仲不降。將軍使胤正擊滅之。將軍入鎌倉開府。從常胤議也。從逆平維盛於駿河。從攻常陸。又從北伐。元曆元年。從源範賴討源義仲。大戰于勢多。追北入京師。又從攻福原。從徇山陽。文治元年。範賴至長門。糧不繼。旋軍於周防。將士窮困。退而多後言。常胤獨絕口不言。及渡豐後海。先諸將進。將軍遙諭。範賴曰。常胤以衰暮之齡。連年暴露。奮不顧身。宜加優異。又曰。常胤老而在軍。其志益壯。宜擢之。倫輩以甄其功。吾每念常胤之勲。祇懼一生報謝不盡。西海平定。以功益食。爲下總守護。二年。

天下大定。諸將就國。常胤攜酒與小山朝政。岡崎義實。足立遠元。安達盛長。三善康信等。入賀將軍。康信歌催馬樂。常胤起舞。盡歡而歸。三年。京師多強盜。詔徵衛士。將軍命常胤及下河邊行平入衛。寓書於中納言藤原經房。稱二人材武足鎮暴亂。閱月。京師肅靜。乃還。五年。將軍將伐陸奧。命大臣獻兵具。特命常胤縫旗。謂天下歸義旗。由千葉氏也。尋命常胤及八田知家。別將海道兵。經岩城岩崎。與大軍會。多賀國府。陸奧平定。割地賞功。常胤膺首選。明年。大河兼任起兵。與羽復命千葉氏帥海道兵伐之。是年。將軍朝于京師。命畠山重忠爲前隊。而後隊難其人。知家曰。千葉介其人也。從之。天子

擢功臣賜官。常胤與焉。以官回授其孫。初將軍賜將士文書。必親畫花押。及置政所。有司奉令而行。不復親押。視事之初。賜書常胤。稱其閔閱之功。令子孫永永襲俸邑。常胤得書不悅。曰。此有司之奉書而已。不足傳後嗣。以為光榮也。願如故。將軍曲意從之。蓋異數也。又嘗請美濃蜂屋莊。將軍慰諭曰。卿勲勞吾不敢忘。然先帝之約。蜂屋不得置地頭。卿他日欲為子孫之地。豈無便宜之邑哉。語意懇惻。常胤感泣曰。將軍遇我如此。雖不得地而猶得也。位至正五位下。卒年八十四。初將軍敗石橋。當困厄之間。常胤闔族歸之。展力盡忠。比諸將最多。故將軍深倚信之。眷遇不替。終能保全功名。將軍嘗

曰。行賞功臣。當以常胤為首。其寵異如此。常胤妻秩父氏。多生男子。三世將軍之在胎。將軍特命秩父氏獻鎮帶。及生。供七夜儀。胤正師常昇甲。胤盛胤信控鞍馬。胤道執弓箭。胤賴捧劍。羅列庭上。以獻。皆有風儀。一府莫不屬目。胤正襲家稱新介。養和元年。命直寢室。胤正與葛西清重善。大河兼任之。胤正啟請與之偕軍。遂得兼任首。是役。胤正子成胤亦從軍。將軍賜書曰。臨戰自重。勿競先登。其被愛惜如此。胤正卒。成胤嗣。成胤卒。胤綱嗣。世襲下總介。胤賴。敏警有機斷。落落負節。少在京師。時平氏專權。胤賴不肯阿附。遠藤持遠薦之。事上西門院。叙從五位下。持遠子僧

文覺有時名。胤賴訪之。一見有契。遂執子弟之禮。文覺謫伊豆。與胤賴協謀。勸將軍舉義。常胤之迎將軍。及先掃國內亂。皆出其謀。將軍深德之。眷遇尤渥。嘗諭旨曰。卿欲使子弟候瀧口。進退任卿意。不須吾言。時人榮之。將軍嘗詣鶴岡八幡祠。胤賴與父俱從之。將軍命班使胤賴與父對坐。曰。家道莫貴於父。朝廷莫重於爵。常胤六位也。胤賴五位也。安得以私害公。子重胤善和歌。爲三世所親昵。嘗告歸月餘。將軍賜歌趣之。重胤不時至。將軍怒。重胤見北條義時。請教。義時命詠歌獻之。重胤立賦。義時獻之。將軍覽歌。意解。卽召見。恩眷如初。承元中直瀧口。子胤行亦善和歌。長筆札。拜中務丞。薙髮。

名素暹。寶治中。特命掌問狀教書。

野史氏曰。千葉氏惇惇少矜伐之風。且應義旅危急之際。如癢之逢搔。其所厚待不亦宜乎。平廣常兵雖多。所謂餽飯不及壺飧。弗擇之責積於主心。亡滅之機兆於不斷。甲中之書。何補於萬一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鎌倉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三

小山朝政 弟長沼宗政

小山朝政稱小四郎。下野都賀人。父政光。為州大掾。自其先  
秀鄉。戡天慶亂。子孫世居關東。部伍訓練。皆有家法。號稱東  
方名家。政光妻八田氏。嘗乳將軍源行家之奉令。旨下關東  
也。亦結小山氏朝政謀之同宗足利忠綱。忠綱不應而入京。  
擊以仁王軍於宇治河。殺源兼綱等。義旅之起。朝政以父在  
京。故不即應。而使八田氏提季弟朝光。謁將軍於隅田河。告  
以故。及將軍入鎌倉。又遣弟宗政。從弟政平等從之。先是忠



綱聞東方軍起。及還欲乘間并小山氏。會源義廣起兵常陸。欲襲鎌倉。率三萬人入下野。招忠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自計兵寡。詐許之。潛遣羸卒。伏轟澤地獄谷。令曰。戰合昇樹號呼。乃將數百騎。迎義廣於野木祠。乘間擊之。義廣見其兵寡。侮之。俄而東西喊聲大起。義廣軍驚潰。宗政亦自鎌倉來援。適颶風揚砂石。朝政乘之。義廣敗走。朝政班軍。使宗政獻捷於鎌倉。將軍收足利氏食邑。班賜之。既而政光至自京師。朝政乃入謁。將軍勞待甚渥。元曆元年。從範賴討義仲。又從攻福原。皆疾戰。從徇西海。軍糧不繼。將士思歸。獨朝政及千葉常胤。銳意進取。將軍手書褒之。先是政光既告老。朝政當受

官。而幕府未及表薦。朝政赴西海。義經薦之。授兵衛尉。已而將軍忌義經欲其引罪。先罰諸將。不由其舉而受官者。因讓朝政曰。卿取官似馱馬食道草。因不許東歸。俄而亦懼諸將留京屬義經。皆召還之。及伐義經。朝政請先鋒。將軍大喜。恩禮如故。陸奧之役。豫命朝政獻絹以制旗。曰。欲倣乃祖征賊也。從拔厚檜城。別將屠物見岡。並多首功。將軍賜旗幟弓橐於其家士。以旌異之。明年。從朝京師。天子擢功臣授官。朝政拜右衛門尉。尋轉左衛門尉。調檢非違使。正治元年。為播磨守護。建仁初。宿衛京師。車駕覲法皇。朝政從。會城長茂叛。圍朝政邸。留守兵拒卻之。長茂敗走。以宿衛勞叙從五位下。拜

下野守事竣東歸。朝政性長厚。謹直自持。故立嫌疑之世。得全功榮。有人誣宇都宮朝綱謀叛。幕議命朝政伐之。朝政以姻婭辭。因密諭賴綱。賴綱謝而得免。晚年薙髮名生西。承久之役。入鎌倉參決軍謀。卒年八十四。朝政傳其家射法。將軍講射儀。必主小山氏子朝長。承久之役。戰大井渡有功。拜左衛門尉。朝政弟宗政。

宗政稱長沼五郎。性剛直。喜氣俠。面折人短。不屑毀譽。雖權貴皆憚之。源義廣之亂。在鎌倉。聞變即馳赴之。見朝政。馬風於山谷也。以為朝政既死。欲報之仇。直突義廣陣。關弓擬義廣。有一騎蔽之。射殪之。義廣軍為之卻。先是朝政中矢墮馬。

裏創復戰。終大敗之。西海東奧之役。皆有軍功。將軍嘗賜田於信濃善光寺。因以宗政為地頭。北條時政之圖毒三世也。太夫人命宗政及三浦義村等。往取三世。三世既長。內謁稍盛。宗政病之。時有告畠山氏子僧重慶在日光山謀不軌者。三世命宗政收之。宗政斬重慶還報。將軍使人讓之曰。重慶之叛。虛實未審。汝輒斬之何也。宗政瞋目曰。彼反跡已明。臣所以不生致者。恐將軍聽內謁宥之也。昔先將軍嘉臣戰勞。將有所顯賞。臣固辭不受。請賜髀箭。匡海道十五州武士之不法。先將軍重武許之。今也廢武事。不講。惟詠歌蹴鞠之耽。疎薄勇士。親寵婦女。舉天下沒收之地。而歸之於內嬖。榛谷

重朝邑賜五條局。中山重政邑賜下總局。比比皆是。故將軍之業墜於地矣。將軍怒禁其朝謁。無幾得解。久之叙從五位下。拜淡路守。卒年七十九。

三浦義澄

弟佐原義連

三浦義澄稱荒次郎。大介義明子也。初別居矢部。後兄義宗死。承家稱三浦別當。性沈勇有謀。將軍在伊豆。因獵游三浦。深結義澄。治承中。義澄役於京師。會以仁王敗。義澄聞變。即揚鞭而東。與千葉胤賴省將軍於北條。將軍屏人深語移刻。約期而歸。及將軍出軍於石橋山。義澄與弟義連從。子義盛等帥三百騎。航海赴之。阻風不能進。轉就陸。會丸子河暴漲。

不得濟。日且晚。聞大庭景親圍石橋。乃燒大庭氏黨家河上者。遙示應援。時畠山重忠陣于金江。為平氏。義澄將待。且而濟。既且逢大沼三郎從石橋來。言軍敗。佐公戰沒。衆愕然失色。曰：「前有大庭。後有畠山。腹背受敵。不如自殺。」義澄詰大沼曰：「子面視佐公死耶？」曰：「否。」曰：「傳聞之言不足信也。安知不敵詐為此言欲使我輩解體哉？」石橋連山接海澗。壑之深可潛匿以脫。房總之邇可輕舸而走。當一見北條土肥諸將。審其存亡。事果實報讎而死。何徒死哉？衆從之。義澄欲避重忠軍。義連不肯曰：「重忠乳臭兒。當衝陣掠良馬而去。何避之為？」義澄曰：「不然。今我奔走數日。士馬共疲。况主將既敗。不知存亡。軍

氣沮喪不可復用。重忠結營休士，以逸待勞，欲取彼馬，反失我馬，擊之非計也。宜沿海而過，兵馬之聲與波濤相亂，敵必不覺也。義盛曰：今避其鋒，恐後受侮，與義連策馬而馳，大呼過重忠陣，重忠發兵追之。義盛等旋軍，戰于小坪阪，得首數十級而歸。間一日，重忠以三千騎來圍我衣笠城，衆咎義盛等速兵，遂奔于安房，與將軍相得。是時將軍在厄，三浦氏以三百騎護之。將軍欲之上總，夜宿白屋。州人長狹常伴襲之。義澄逆擊敗之。將軍歷二總，濟隅田河，重忠乃降。重忠嚮殺義明，將軍諭義澄曰：義明死於國矣，非重忠殺之也。慎勿相仇視。義澄黽勉從之。將軍自擊平維盛歸，論功行賞，以義澄

襲三浦介，檢斷州事。軍政機密皆與決焉。從源範賴徇山陽，範賴將渡海赴豐後，詔千葉常胤曰：吾聞之家兄，周防東連京畿，西控太宰府，為海道之要衝，吾欲令智勇而有衆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介其人也。乃命義澄。義澄不悅曰：臣老矣，欲先諸將而死國，碌碌留無事之境，非所願也。範賴諭留之，已而源義經陷屋島，平氏走于彦島，義澄航海會義經於大島，義經喜曰：卿既覽門司關者，命為先鋒。進至沖津，平氏又走于田浦，遂及于壇浦，大戰殲之。陸奧之役，攻厚樫城，疾戰進至磐井，獲魁帥若二郎。明年從朝于京師，天子擢功臣賜官，時除者十人，而三浦氏拜者三人。義澄請以官轉授

其子。義旅之起。北條土肥。雖稱豪族。素乏兵馬。實倚賴三浦氏。而義明。義忠。首授命。及征夷大將軍之命下。將軍迎天使於鶴岡祠。特命義澄為拜命使。受除書。觀者如堵。莫不歎羨焉。右大將薨。二世立。義澄與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參決政事。卒年七十四。子義村。別有傳。義澄弟義連。

義連。稱佐原十郎。身長七尺五寸。小坪衣笠之戰。皆著勇力。從義經討義仲。又從攻福原。義經以鐵騎下鴨越。斷崖壁立。衆不敢進。相視失色。義連奮曰。吾獵於甲信之山。千林萬壑。未嘗覺難。今敵為雉兔。此亦好射場。策馬而下。義經據鞍顧眄曰。十郎壯士。可使其獨死乎。諸將皆奮。一擁而下。遂達城。

後大敗之。以功為和泉紀伊守護。將軍嘗游三浦氏。岡崎義實與平廣常爭賜。將軍厭之。以主人故。默未言。義連入諭之。二人慙服而止。後北條時房。加元服於幕府。右族畢臻。將軍命義連為賓。義連固辭不敢當。將軍曰。吾嘗游三浦。卿一言解紛。吾於是知卿矣。之子前途賴。卿調護。卿善視之。義連乃進加冠。人皆榮之。建久元年。從朝于京師。拜左衛門尉。子盛連。歷官至遠江守。初義村女。適北條泰時。生時氏。後離婚。再醮盛連。生子光盛。盛時時連。及經時時賴。執權。以姻好事。北條氏甚謹。北條氏亦特厚之。三人皆未冠而授衛府。有異母兄二人。曰經連。廣盛。及三浦光村。亂。三人誘二兄。俱入衛時。

賴第時賴大喜授以甲冑三浦氏滅以盛時襲三浦介初稱  
佐原至是盛時復三浦

野史氏曰小山氏自天慶奏功世與源平氏比肩于朝堂之  
下異乎夫家人輩待以奴隸者故外示獨立而內潛與鎌倉  
膠漆故父得免罪于西而子得植功于東可謂得謀矣三浦  
義澄受約於建義之初決然先起應之房總之厄爪牙兼耳  
目拜命之使他人不敢企望有以哉

あまの

菴書

